

摘 要

题目：现代汉语言说类动词考察

专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导师：齐沪扬 教授

作者：蔡俊杰

在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中，动词研究尤其是动词的次范畴研究一直是汉语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本文就是把动词中的一个小类——言说类动词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希望通过系统的考察揭示该类动词在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特点，探讨它们在现代汉语中的一些使用规律。

首先，本文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对现代汉语言说类动词进行定义，并从语义的角度对孟琮等主编的《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中的动词进行筛选，最终确定了95个言说类动词作为研究对象。在分类上，我们以动词所支配的必有语义成分的数量作为分类标准，将言说类动词分为两个大类，然后根据是否用介词结构引进与事成分进行下位分类。

其次，我们对言说类动词的句法特征进行了描写。我们主要就言说类动词作为动词的主要语法功能和做主语、宾语、定语的次要语法功能进行分析，并对各类言说动词的句式分布进行了探讨。通过描写我们可以看到，言说类动词的各个句法分布特征与其语义属性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其句式分布、带宾语情况等都受到动词本身语义属性的制约。

再次，我们考察了言说类动词的语义属性。言说类动词所支配的必有语义成分主要有三个：施事、受事、与事，三个语义角色配置的不同会引起句法结构的变化，而且言说类动词对所支配的三个必有语义成分的语义特征也有一定的选择限制。言说类动词在时间性上表现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在动词的结构过程连续统中，言说类动词表现为由动作到变化的过渡。

最后，我们考察了言说类动词的语用功能。在语用方面，言说类动词是表现言语行为的重要手段，因此和言语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言语行为表现为一些相对应的言说类动词，言说类动词构成的言说动词句是否成立也要受到言语行为的语义规则限制。言说类动词在篇章中还可以控制一个篇章结构，并且通过言说类动词之间或者和意向动词一起可以嵌套构成更大的篇章结构。在篇章

分析中，言说类动词还常出现在标题中，这部分言说类动词在体现其篇章控制功能的同时，还是篇章的内容、语体信息的标志。

关键词：言说类动词 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

论文类型：应用研究

Abstract

Subject: On the Speech Act Verb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jor: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Supervisor: Professor Qi Huyang

Author: Cai Junjie

In the lexical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research about verbs, especially the research of Sub- Category verbs is always the Chinese researchers concerned. In this thesis, we take a category of verbs, which is called Speech Act Verbs(short as SAVs),as our studying objects, in the hope of revealing their characteristics on syntax, semantics, pragmatics through the systematic reviews, and also their using rul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rst of all, we define the SAV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ccording to the Speech Act Theory, we also consult the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Verbs' Usage* by Mèng Cóng and some others to get a vocabulary of 95 SAVs as our studying objects. In the classification, we consider the thematic role of SAVs as the classifying standards, and by this we classified the SAVs into two major categories. Then we classified the two major categories into further types separately by whether using the prepositions or not.

Next, we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AVs' syntax particularly. Here we analyzed the main and the secondary syntactic function of SAVs. We studied the verb-object type and the complements after SAVs, as well as their functions to be subjects, objects and attribute, which is the secondary function of SAVs. We also analyze their sentence structure and so on. From discussed above, we can see that there's a certain link between SAVs' syntactic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semantic attributes.

Then we study the semantic properties of SAVs. SAVs can dominate three necessary dependent constituents, which are agent, patient, and dative. The arrangement of them can cause the changes in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also SAVs dominate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guments. On the other hands, SAVs has

a structure of timing process. In the continuum of verbs' timing process, SAVs shows a transition from act to change.


Finally, we try to describe the function of SAVs in written language. In pragmatics, SAV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how Speech Acts. There's a certain correlation between Speech Acts and SAVs, which is that Speech Acts are always revealed by the corresponding SAVs in sentences, and relatively whether the sentences containing SAVs are reasonable totally depend on the semantic rules of Speech Acts. In other ways, SAVs can control the discourse structure in a chapter. Even can it control a bigger discourse structure through nesting with other SAVs or other minding verbs in a composite way. In the discourse, SAVs also often appear in the title of passages. Here except the function of controlling a discourse structure, SAVs are also the markers of passage contents and style.

Keywords: Speech Act Verbs Speech Act Theory Speech Act

Type of thesis: Applied Research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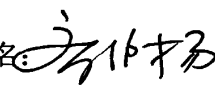
论文作者签名：
2008年5月4日

学位论文知识产权权属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本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上海师范大学。所有对本论文的商业利用必须得到上海师范大学的同意和授权。

论文作者签名：
2008年5月4日

导师签名：
2008年5月6日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在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中，动词研究一直是汉语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1985年11月吕叔湘先生在“句型和动词学术研讨会”开幕词中就指出，动词研究是语法研究中的第一号重要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动词是句子的中心、核心、重心，别的成分都围绕这个中心组合成句子。吴为章（1994）也就吕叔湘先生的“动词中心说”及其深远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此后汉语学界对动词的研究也历久不衰，黄伯荣（1998）把1942年到1995年4月关于动词研究的论文目录进行了统一收编，共计419篇。这些足以说明动词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地位。

对于汉语学界在动词研究方面的成果，胡裕树、范晓（1995）认为，这些研究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是不够的，并进一步指出：对现代汉语动词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要“着重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动词的性质和语法特点；二、动词的次范畴（下位分类）；三、动词所构成的短语和句型。”¹因此，本文也想从动词的一个下位分类言说类动词入手，对这一类动词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考察，以期能够有所突破。

关于现代汉语言说类动词的研究，目前只看到有少数的单篇论文发表，或在有些论著里有所涉及，因此显得相对薄弱。这类词属于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而且在日常生活语言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数量多，下位分类复杂，有些词的意义也由于泛化而显得较难把握，因此一直以来是动词次范畴研究的一个难题。本文把言说类动词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希望通过系统的描写揭示该类动词在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特点，探讨它们在现代汉语中的一些使用规律，以求能够对对外汉语教学有所裨益。

1.2 研究的范围和内容

（1）重新确定言说类动词的分类标准，从句法和语义相结合的角度重新对

¹ 见胡裕树 范晓（1995），《动词研究》，第1页。

其进行分类：

(2) 在确定研究范围的基础上，对现代汉语中的言说类动词的句法特征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

(3) 分析各类言说类动词所涉及的语义论元及其论元结构，找出该类动词对其所支配的必有语义论元的制约机制；

(4) 分析言说类动词的语用功能，主要是和言语行为的对应关系及其篇章控制功能。

1.3 研究概况

1.3.1 从言语行为理论谈起

言语行为理论 (Speech Act Theory) 是现代西方语言学中语用学的两大主要理论之一。它最初是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 (J. L. Austin)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后来由他的学生塞尔 (J. R. Searle) 继承并加以发展。

言语行为理论是日常语言哲学的理论，日常语言哲学学派的研究者相信很多哲学问题实际上是语言问题，只要对语言有正确的分析和认识，那么相应的哲学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因此，这个学派的研究者主张对自然语言的日常用法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把句子和句子的使用区别开来，并反对逻辑实证主义者对句子真值问题的研究，认为一个抽象的句子是谈不上真假的，只有在实际运用中才可能产生真假之别。奥斯汀的理论发端就是从反对这种句子有真假的观点开始的。

奥斯汀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一书中。在这本书中，他区分了叙事句和施为句，认为像 “I promise, I know.”、“I name this ship the Queen Elizabeth.” 这样的句子没有真假，说出这样的句子就是实施一种行为。通过深入研究，他指出：说任何一句话时，人们同时要完成三种行为：言内行为 (the 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 (the illocutionary act) 和言后行为 (the perlocutionary act)。言内行为是说出词、短语和分句的行为，它是通过句法、词汇和音位来表达字面意义的行为；言外行为是表达说话者的意图的行为，它是在说某些话时所实施的行为；言后行为是通过说话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或引起的变化。说话行为包括发声行为 (the phonetic act)、发音行为 (the phatic act) 和表意为 (the rhetic act)，言外行为可以分为 5 类：评判行为类、施权行为类、承诺行为类、表态行为类、论理行为类。但是，由于奥斯汀提

出的观点还属于初期理论,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因而遭到了众多批判。顾曰国(1989)认为,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在论述表意行为、说话行为和施事行为时,没能很好地将三者区分开来,而且在施事行为的本质与分类、取效行为与因果关系等问题上存在诸多纠缠不清的地方。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一书出版后,言语行为理论在哲学界及语言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不过正是这些批判和争论把言语行为理论引向了成熟和发展。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奥斯汀的学生塞尔的相关论著上,塞尔在对奥斯汀相关理论的修正、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他指出了奥斯汀理论上的六个缺点和不足之处,区分了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指出了完成一系列言语行为所要遵循的制约规则(regulative rules)和构成规则(constitutive rules),并将施事行为归为五类:断言行为(assertives)、指令行为(directives)、承诺行为(commisives)、表态行为(expressives)、宣告行为(declarations),最终使言语行为理论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

塞尔之后,继续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发展完善的著述逐年增多²,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语用学兴起之后,言语行为理论开始被广泛地运用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并逐渐结合其他学科的一些理论,朝着多学科交叉的方向发展。

1.3.2 言语行为动词研究

自言语行为理论问世以来,作为言语行为表现手段之一的言语行为动词(Speech Act Verbs, 简称为SAVs)一直是人们研究言语行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奥斯汀就指出,在研究言语行为时,我们需要列出一个行为动词的词表,以分析与之相对的言语行为。在这一点上,奥斯汀认为:“语言中的SAVs与相应的言语行为之间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³。他在确定言语行为分类的过程中将自然语言中的行为动词分为两组:施事动词对应言外行为,取效动词对应言后行为。他认为这两组动词能够彼此加以区别,因而也能拿来作为区分两种相应的言语行为的依据(事实上,当时对言语行为动词能否作为划分两种言语行为的依据是有争议的,但奥斯汀回避了这一问题)。在对言外行为进行分类的时候,他把对言

² 详情见钟守满 姚明发(2004),《近50年来“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反思》,《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

³ 见J.A. Austin(200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112页。

外行为内部的分类转化为对施事动词进行研究,这样就一个哲学问题转化为语言问题。在对施事动词进行分类后,再把二者进行一一对应,最终将言外行为划分为5类。

其后,塞尔在进一步发展言语行为理论的同时,也不否认言语行为动词在研究言语行为中的作用。他虽然反对把言语行为的分类等同于 SAVs 的分类,但他也承认 SAVs 与言语行为之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而且他对言语行为的分类归根结底还是在对 SAVs 的分类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也是以 SAVs 作为例证的。

在后继的研究者中,在研究言语行为动词方面有所成就的要属 Wierzbicka 了,她于1987年出版了一本英语言语行为动词的词典:*English Speech Act Verbs: A Semantic Dictionary*,对英语中的言语行为动词进行了系统整理、释义和分类⁴。

国内对言语行为动词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外语界,但大都属于对言语行为理论的介绍引进,在言语行为理论特别是言语行为动词方面有所创新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

1.3.3 现代汉语言说类动词研究

在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时期,言语行为理论开始被介绍进国内。80年代开始,言语行为理论开始被广泛地介绍,“言语行为类型及其规律,是言语交际学中交际语用学研究的主要内容。”⁵所以在语法研究中语用逐渐得到重视的情况下,言语行为理论也被汉语研究者所关注。汉语学界在大量理论介绍的基础上开始用它来分析汉语的语言事实。在研究过程中,言语行为动词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但是汉语学界却以言说类动词来代替言语行为动词的说法。汉语研究中使用言说类动词这一概念是有原因的。

其一,英语中对言语行为动词的研究不能完全对应到汉语中,很多英语中的言语行为动词和汉语中的言语行为动词皆有其自身语言的特点,二者不能进行简单的对译。钟守满(2007)在进行汉英言语行为动词的对比时,就尝试将英语的言语行为动词与相应的汉语的言语行为动词进行对应。结果就出现了很多英语动词在汉语中有多个相应动词或没有相应动词只能译为短语的情况。

⁴ 详情见 Wierzbicka(1987), *English Speech Act Verbs: A Semantic Dictionary*. Australia: Academic Press.

⁵ 见范开泰 张亚军(2000),《现代汉语语法分析》,第187页。

其二，汉语中使用“言说类动词”这一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多相关研究没有借用言语行为理论，是独立发展的一类研究。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言语行为理论的传入让汉语研究者对这类动词有了充分的关注。

其三，汉语学者在进行研究时，更多地把重心放在和“言”有密切关系的“说”类词上，对其他的言语行为动词较少涉及，表示言说义的“说”类词成为典型代表，因此在名称上大多数人也采用了言说类动词的说法。本文由于是以现代汉语中的这类词作为研究对象，因而也采用汉语学界的说法，下文皆称言说类动词。

李英哲（1990）在对动词进行下位分类时认为：言说类动词应该是心理动词的一个小类（这从某个侧面反映出了言说类动词和心理动词之间有某种联系），他将心理动词分为：述说动词（包括：“说话”类动词、“告诉”类动词）、认知动词、想像动词（包括：判断动词、赞成动词、思考感觉动词、希望担忧动词）、询问动词（包括：“了解”类动词、“检验”类动词），其中的述说动词的全部和赞成动词、“了解”类动词、大部分“检验”类动词是言说动词，后面的情感动词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动词是言说动词。

汉语学界最早从言语行为理论出发对言说类动词进行研究的是刘大为（1991），他从言语行为理论出发，分析了言说动词和言说动词句。通过对言说动词句的三种类型：言语行为的被述句、言语行为的实示句和言语行为的自述句的分析，指出了三种言说动词句不同的交际功能。

刘大为（2002）从篇章的角度对言说类动词、意向动词和外部动词这些控制嵌套式宾语小句的动词进行了探讨。他在对言说动词、意向动词和外部动词进行划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句嵌式递归的性质和阶内、阶际两种类型。在阶内递归中研究了句子的四种结构类型、把它们统一起来的递归的三层结构以及零形态与言外之意的关系；在阶际递归中研究了分阶的语言特征，并且通过言说动词的自指功能论证了任何递归都起始于一个自指的言说动词。

同样，刘大为（2004）对言说类动词和意向动词的研究也着眼于篇章。但是，这里他引入了叙述学的“视域”概念，认为篇章中只要出现了一个视域，就必然伴随着一个将它说出来的言说活动。言说活动与意向活动一样，也可以分为言说方式和言说域。言说方式进入语言表述就是言说动词，如“说”、“告诉”、“讲解”、“讲述”、“宣称”等。而视域只有和控制它的意向动词一起进入这个言说动词的

言说域,才可能被说出来而向我们展开。进而视域的视域结构要通过言说动词和意向动词的嵌套才可以实现。

钟守满(2004)、钟守满(2005)、钟守满(2007)定量选取英汉言语行为动词,根据客体移动认知方式,对汉英言语行为动词进行语义分类,分别对英汉的言语行为动词进行了语义特征的描写。他的一系列论文是从英汉对比的角度对言语行为动词进行分析的代表。

在动词配价的相关研究中,对言说类动词的语义配价也较多涉及,代表有袁毓林(1998)、陈昌来(2002)、徐峰(2004)等。袁毓林(1998)对现代汉语动词的各个价类动词的配价、配位特点进行了详细分析,虽然没有专门对言说类动词进行论述,但是其中有很多章节都涉及到言说类动词,对我们的言说类动词分析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陈昌来(2002)在对三价动词进行句法语义属性描写的时候,专门对三价动词中的“告知/探问类动词”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该类动词的分布句式,并对该类动词的价质、价位、价用进行了分析。徐峰(2004)在对现代汉语中的三价动词的配价进行分析的时候,将三价动词分为给予类动词、置放类动词、告使类动词、索取类动词和双向动词分别加以分析,其中的告使类动词有很大一部分和我们所要研究的言说类动词是重合的,另外的双向动词中也有一部分涉及到言说类动词。

1.3.4 相关个案研究

关于现代汉语中言说类动词的个案研究有很多,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把言说类动词中的某个下属小类作为考察对象进行研究,一类是对其中的某个词或某几个词进行研究。

前者主要有:张言军(2005)、王云英(2004)、吴旻瑜(2005)、汪维辉(2003)、李明(2004)等。他们都从共时的平面对其中的一个小类进行了句法、语义、语用功能等方面的描写。其中,语法学界探讨比较多的是言说类动词中的“说”类词。

从历时的角度对言说类动词进行探讨的是汪维辉(2003)、李明(2004)。他们都对言说类动词的语法化进行了探讨,但是不同的是:汪维辉谈到的只是言说类动词中的“说”类词,他把“说”类词的历时演变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三大段,分别对三个阶段“说”类词的出现和消亡情况进行了阐述,并对现代汉语中

仍在使用的“说”类词的方言区分布进行了考察。李明对“珍重”、“寒暄”、“再见”等这一类词由言语到表示言语行为的演变进行了概括，将其表述为： $X_2 = \text{说} X_1$ ，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跨语言的比较。同时李明（2003）第一次对言说义动词向认知动词的词义转化进行了考察，指出其认知机制：从言说义到认为义是“以身喻心”，而由认为义到以为义则是主观化的结果。

董秀芳（2004）考察了“X说”的词汇化过程，探讨了成词的“X说”的性质及其产生机制，指出现代汉语中一批“X说”已经成为词或者正在形成的词，即处于词汇化的过程中。这种语义演变是由集体的言说义向更为抽象的认知域的转移所造成的语义虚化和主观化的结果。

另外，从方言角度考察现代汉语言说类动词语法化的有：方梅（2006）、林华勇（2007）、谷峰（2007）等。前两位的观点差不多一致，认为“说类”词的主要组成：“说”和“讲”都已经高度语法化为情态标记、标句词或者话题标记。谷峰（2007）论述的关于“云”的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多见，但是他探讨了“云”的语法化动因，认为其语法化是由认知上的前景凸显造成的，并指出了语法化的路径，这对我们考察现代汉语言说类动词的语法化同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后者的研究发展较早，代表为：孟琮（1982）、刘月华（1986）、徐凤敏（2003）等。孟琮（1982）、刘月华（1986）都注意到了汉语中“说”的用法发生变化的情况，他们对“说”的语义发展变化及其句法特征进行了描写，但是对于导致“说”发生多义变化的原因没有给予解释。

1.4 本文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本文拟采用言语行为理论、配价理论以及篇章语用学等理论来对现代汉语言说类动词进行分析。在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注意以下几种方法的配合使用：

1、形式和意义相结合

形式和意义是密不可分的，一定的形式用以表达一定的意义，一定的意义也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来体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是语法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和终极目标之一。

2、描写和解释相结合

尊重语言事实，在充分描写的基础上，力求对一些问题能够做出解释。

3、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语料库语言学属于定量型研究，它以大量的自然产生的语料为对象，用统计学技术加定性分析方法描述语言的结构和用法，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在进行定性研究的同时，会以定量研究加以佐证，力求使描写更细致、更准确。

1.5 语料说明

本文所用语料一部分来自自建语料库，包括作家文摘（1998）6695250字，王朔作品集（16部）873662字，共计7568912字；另一部分来自北大语料库和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

第二章 言说类动词的界定和分类

2.1 动词分类研究

动词研究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核心，也是语法研究中最复杂的问题。胡裕树、范晓（1995）认为，动词研究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课题。首先，动词在句法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大部分词类都要跟它发生一定的组配关系，而且以动词为谓语或谓语中心词的句子最多，句型最为丰富。其次，说动词研究是个难题，是因为跟其他词类相比，动词的内部最复杂，跟它发生联系的词类也很多。因此，他们认为，要对现代汉语动词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就必须加强对动词次范畴（下位分类）的研究，这反映了现在汉语学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动词的研究正在进一步深化。这里，我们主要谈关于动词次范畴分类的问题。

动词的次范畴分类也就是动词的下位分类。关于动词的次范畴分类，首先要涉及到的是动词内部分类的标准问题。在过去的研究中，主要有三种分类标准：

第一种是根据动词的词汇意义分类。这种分类是纯粹意义上的归类，在实际的语法研究中没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比如郭大方（1994）就根据意义来进行分类，他将动词分为人（兽）体类、心理类、自然类、社会类和综合类五个大类（一级分类），然后每个大类下面根据所收动词的意义再分若干小类（二级分类）。期中，“人（兽）体”类中按人体各个部位所发出的动作可以分为手臂动作、腿足动作、眼睛动作、口嘴动作、耳朵动作、全身动作等若干小类。

第二种是根据动词带宾语的情况进行分类。赵元任（2005）就首先根据动词能否带宾语将其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两大类，然后再分别进行下位分类。

第三种是根据动词所带的强制论元的数目来分类，也就是动词的价分类。价是指动词所支配的语义成分，每个动词所能支配的必有语义成分是一定的。根据动词的价可以将动词分为零价动词、一价动词、二价动词、三价动词。但是，在动词的价分类上，往往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胡裕树、范晓（1995）认为价分类研究中很难处理的是价的具体分类以及下位分类问题。

另外，还有将动词分为动态动词和静态动词的分类、持续动词和非持续动词的分类、实义动词和虚义动词的分类等等。对于这些分类，它们或各有利弊，或

带有个人进行语言研究的主观性。胡裕树、范晓（1995）在谈到动词次范畴分类的时候，认为，动词分类首先应该根据语法特点分类；要多角度地进行分类；多层次地进行分类；同时对具有某些语法特点的动词类进行专题研究。本文所进行的言说类动词就是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的一个动词次范畴，因此本文属于动词专题研究的范围。

2.2 言说类动词的界定

2.2.1 言说类动词的定义

关于言说类动词的定义，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有两种定义：一种定义按照言语行为理论里关于言语行为动词的定义；另一种则是汉语学界对言说类动词的定义。前者的主要代表有王传经（1994）、钟守满（2007）、刘大为（1991）、吴旻瑜（2005）等。王传经（1994）认为，表示言说行为的动词就是言语行为动词（Speech Act Verbs, SAVs）。这个定义和刘大为（1991）、钟守满（2004）、（2005）的定义大体相同，都是从言语行为理论的施事行为角度的定义。其中，刘大为（1991）认为，有一类词专门用于把语言行为作为一种行为来谈论，这类词就是言说动词，如‘说’、‘通知’、‘承认’、‘问’、‘请求’、‘劝告’、‘预言’等。但是他又认为由于思考活动就其整体而言也就是一种内部言语行为，所以，在他的定义里，言说类动词包括‘想’、‘认为’、‘相信’、‘知道’等心理动词。在这一点上，他的定义相对要宽泛一些。钟守满（2007）将言语行为动词的定义归纳为：言语行为动词是说话人通过言语表达意图和态度即“以言行事”的动词，属于开口说话、同时给人解释或向人寻求解释、给别人建议或请求别人的建议、对他人批评、警告、威胁等这样一些范畴。这个定义虽然比较详细，但是过于累赘，而且塞尔认为表示陈述的动词虽然不表达主观意愿、态度，但同样也是言语行为动词。

在汉语学界对言说类动词的认识中，李英哲（1990）认为：言说类动词应该是心理动词的一个小类。他将心理动词分为：述说动词（包括“说话”类动词、“告诉”类动词）、认知动词、想像动词（包括：判断动词、赞成动词、思考感觉动词、希望担忧动词）、询问动词（包括：“了解”类动词、“检验”类动词）。其中的述说动词的全部和赞成动词、“了解”类动词和大部分“检验”类动词是言说类动词，后面章节提到的情感动词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动词是言说动词。

刘大为(2004)在定义言说类动词的时候,引入了“视域”的概念,他认为:“言说活动与意向活动一样,也可以分为言说方式和言说域。言说方式进入语言表述就是言说动词,如‘说’、‘告诉’、‘讲解’、‘讲述’、‘宣称’等。”⁶

陈昌来(2002)认为,言说类动词是“表示‘言说’意义的动词,如‘告诉、打听’等行为动作也有方向……不过,言说义动词并不都是有向动词,有向动词要涉及第二者——言说对象……”⁷进而根据有无言说对象将言说义动词区分为有言说对象的三价动词(称为“告知/探问”动词)和不必有言说对象的二价动词。

汪维辉(2003)在谈到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时提到:“言说动词属于基本词汇的范畴”⁸,在文章中,他只提到了关于“说类词”的定义。他认为:“我们把相当于普通话中语义为‘用言语表达意思’的‘说’的词统称为‘说类词’,它是言说语义场中最核心的一个小类。”⁹

李明(2003)在《试谈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中说:“中古、近代汉语有一个显著的词汇现象:‘谓、呼、言、云、道’等言说类动词有‘认为、以为’义。”¹⁰这里他虽然没有提出言说类动词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所说的言说类动词和汪维辉(2003)的一样,是指言说类动词中的一个小类——“说类词”。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关于言说类动词的定义都突出了人类通过“嘴”进行的言说活动(即言语行为)这个核心语义成分。和用身体其他部位进行的行为动作一样,言说类动词首先是动作动词,只不过和别的“走、跑、跳、踢”等不同的是,言说类动词不仅仅是表示嘴部动作的语言符号,它同时还有通过话语来“语事”(完成言外行为)的功能。但是,并非所有表示嘴部动作的动词都是言说类动词,像英语中的“yell”、“whisper”和汉语中的“唱”、“叫喊”等动词在塞尔等人看来,只是发声行为,描述的是发声的方式,没有通过讲话完成某种施事行为。因此,言说类动词首先要有主体的言说活动,其核心语义成分要表达言说意义。其次,一定要通过这些表示言说活动的动词对客体实施一个或多个行

⁶ 见刘大为(2004),《意向动词、言说动词与篇章的视域》,《修辞学习》2004年第6期,第3页。

⁷ 见陈昌来(2002),《现代汉语动词的句法语义属性研究》,第199页。

⁸ 见汪维辉(2003),《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中国语文》2003年第4期,第329页。

⁹ 见汪维辉(2003),《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中国语文》2003年第4期,第329页。

¹⁰ 见李明(2003),《试谈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第350页。

为，如：陈述、告诉、建议、命令等。综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言说类动词定义为：

现代汉语言说类动词是现代汉语中通过主体的言说活动来“以言行事”，表示陈述或表达意图和态度的动词。

根据定义，现代汉语言说类动词所共同具有的核心语义特征可以描写为：

[+行为][+言语性][+说者][+信息][+传递][+听者][+以言行事]

该语义特征表达式可以作为我们从语义层面鉴别言说类动词的标准。

2.2.2 言说类动词的研究范围

本文研究的言说类动词来自孟琮等主编的《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在确定言说类动词的范围时，为了严格限制选词的范围，我们依据言说类动词的语义特征表达式对词典中的 1223 个动词进行筛选，针对多义项的动词，不同义项按不同动词处理，例如：“攻击”有两个义项：“攻击：(1) 进攻；(2) 恶意指摘。”“攻击”的第二个义项可以被列入言说类动词，针对此类可能只是其中的某一个或几个义项是言说义的动词，我们采用下标的方法进行区分。例如：“攻击”的第二个义项为言说类动词，记做“攻击₂”。另外，将有些只有主体的言说活动但是没有“以言行事”，实施言后行为的动词进行剔除。例如：“念叨”、“唠叨”等。对于其中的单音节言说类动词，如果它们有相应的双音节等义词，则取相应的双音节词，例如：“吵₂”释义为“争吵”，则取双音节的“争吵”，依此可以剔除“吵₂、钉₂、吹₃、传₅、扯₃、顶₅、发₄、评₁、谢₁”等。

最终，我们确定了 95 个言说类动词作为我们研究的范围：

安慰	抱怨	辩论	表达	表示 ₁	表扬	报告	驳斥	陈述	称赞
承认	传达	催 ₁	答应	答复	打听	道歉	发表 ₁	反对	反映 ₂
讽刺	奉承	否认	感谢	告别	告诉	攻击 ₂	汇报	回答	讲 ₁
交代 ₂	交代 ₃	交涉	解释	介绍 ₁	介绍 ₂	介绍 ₃	警告	拒绝	检讨
建议	教训	抗议	恐吓	控诉	夸奖	了解 ₂	骂	埋怨	命令
盘问	批判	批评	评论	乞求	强调	请教	请求	请示	劝
劝解	商量	审问	声明	说 ₁	说服	说明 ₁	谈论	坦白	讨论
提醒	提议	通知	同意	推荐	挖苦	慰问	问 ₁	吓唬	响应
协商	叙述	宣布	宣传	议论	赞成	赞美	责备	招呼	争吵
争论	征求	指责	嘱咐	祝贺					

2.3 言说类动词的分类

2.3.1 言说类动词的分类标准

塞尔将言语行为的目的这一术语作为区分言语行为类别的最重要特征。塞尔认为,如果把言语行为作为分析单位,就会发现有五种使用语言的一般方式。如果把言语行为的目的作为分类的基本依据,那么,人类借助语言可做的事情大体有五种类型:告诉别人事情如何(陈述);试图要别人做某事(祈使);答应去做某事(承诺);对某事表明态度(表态);通过话语造成某种事实(宣告)。因此,根据言语行为动词和言语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将言语行为动词分为相应的五类:陈述类、祈使类、承诺类、表态类、宣告类。但实际上,这种分类方法大体上也是根据意义的分类,在实际的语法研究中在句法上找不到根据,各个次类的词在内部没有句法关系上的一致性。

这里,我们赞成胡裕树、范晓(1995)关于动词次范畴分类的观点,分类必须根据语法特点分类,同时,还应当参照动词的语法意义,也就是由一定的语法形式所标示的意义。本文就是从句法特点和语法意义结合的角度进行分类的。

2.3.2 言说类动词的类

关于动词的次范畴分类,胡裕树、范晓(1995)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动词的次范畴分类可以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再分类,并主张从句法层面对动词进行分类时,要抓住词的句法功能,根据动词在组合中的差异或对立进行分类。并提出了对动词进行功能分类时的三原则:从形式出发探求功能的原则;从词组(短语)里确认功能的原则;多角度多层次分类的原则。

言说类动词作为动词的次范畴分类,本身是一个从语用平面进行的分类,因此在进一步对其进行下位分类时,要想进一步对其进行句法描写就必须抓住言说类动词的句法功能和语义特点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类。在对言说类动词进行下位分类时,我们根据言说类动词所联系的强制性语义成分,在全面考察言说类动词所支配的必有论元后,将95个言说类动词分为两类:二元言说类动词(Va)和三元言说类动词(Vb),然后再进一步对两类进行下位分类。在进一步分类时,我们主要考察是否需要“向”、“给”、“和”等介词来引进与事(dative,简称D)进行下位分类,依此二元言说类动词可以分为Va1(必须用介词引导NP2的二元言说类动词)和Va2(不能用介词引导NP2的二元言说类动词);三元言说类动

词可分为 Vb1（必须用介词引导 NP2 的三元言说类动词）、Vb2（可以用介词引导 NP2 的三元言说类动词）和 Vb3（不能用介词引导 NP2 的三元言说类动词）。图示如下¹¹：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例词
言 说 类 动 词	二元言说类动词	必须用介词引导 NP2 的二元言说类动词 (Va1)	道歉、辩论、争论、争吵
		不能用介词引导 NP2 的二元言说类动词 (Va2)	劝解、说服、同意、教训
	三元言说类动词	必须用介词引导 NP2 的三元言说类动词 (Vb1)	承认、检讨、乞求、请求
		可以用介词引导 NP2 的三元言说类动词 (Vb2)	请教、盘问、请示、问、
		不能用介词引导 NP2 的三元言说类动词 (Vb3)	告诉、通知、提醒、回答

2.4 小结

言说类动词是表示言语行为的一类动词，它和言语行为之间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因此在界定言说类动词的时候我们借鉴了西方语言学理论中的言语行为理论来进行阐述。言说类动词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基本词汇范畴，在日常语言使用中的比例也很高，数量也很庞大。囿于篇幅，我们从孟琮等主编的《汉语动词用法词典》里选择了 95 个言说类动词挑选出来作为我们的研究范围。在分类的时候，我们采用语义分类的方法，即按照言说类动词所支配的必有论元成分进行分类。言说类动词是一类表言说这种抽象行为的动词，言说行为的特殊性使得言说类动词至少有两个必有论元，因此言说类动词至少是二元动词，而没有一元动词的情

¹¹ 详细分类见附表 1。

况，这种分类有利于我们在下面的章节中很好地将句法和语义结合统一起来。

第三章 言说类动词的句法分析

3.1 言说类动词的句法分布

动词的主要句法功能是充当句子的谓语中心，也可出现在主语、定语和宾语的位置上。对于言说类动词出现在谓语位置的情况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本节将着重论述言说类动词出现在主语、宾语、定语位置上时所呈现出的句法特点。

3.1.1 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的言说类动词

言说类动词作为动作动词，其主要语法功能是充当句子的谓语中心词，因此出现在主语和宾语位置上的频率相对比较低。以“介绍”为例，我们通过语料库抽取出的 2650 个例句中，只有 102 例出现在主语位置上，86 例出现在宾语位置上，其他言说类动词主、宾语位置上的出现率也比较低。虽然单个言说类动词出现在主、宾、定语位置上的频率低，但是从整体来看，92 个言说类动词中有 81 个可以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占 88%。通过考察，言说类动词在宾语位置上通常是以偏正短语的结构出现，而且，能出现在主语位置上的言说类动词也必然能出现在宾语位置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将言说类动词的这两种句法分布放在一起讨论的原因。

动词做主、宾语的语法功能是语法学家们早就注意到的现象，长期以来对动词做主、宾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此类用法中的动词词性是否改变的问题上。

通过对各个言说类动词的句法分布的考察，我们看到，单音节言说类动词和双音节言说类动词的分布存在一定差异，单音节言说类动词只能出现在主语位置上，不能出现在宾语位置上，而双音节言说类动词则无此限制。言说类动词出现的句法环境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3.1.1.1 单个动词做主、宾语

1、单个动词做主语时，句子的谓语中心一般是表判断、变化的动词，如：“是”、“等于”、“成了”、“显得”、“获得”、“变得”等。例如：

(1) 抱怨是一种不好的做法。

(2) 在这种情况下，打听等于白打听。

- (3) 特别是在人生的转弯处, 安慰尤其显得重要。
- (4) 既然乞求已经不能获得原有的效力了, 那只能退而求其次。
- (5) 现在赞美变得越来越廉价了。

另外, 单个的言说类动词做主语时, 还可以出现在形容词谓语句中。例如:

- (6) 讨论行不通的话, 只能举手表决了。
- (7) 抗议绝对不行, 我们要来一些更加实质的行动。
- (8) 现在的情况是: 回答不好, 不回答也不好。
- (9) 道歉很有用。

2、单个言说类动词做宾语时, 出现在宾语位置上的一般是双音节动词, 句子的谓语中心一般是表判断、评议、描写的动词以及一部分粘宾动词, 如: “是”、“等于”、“”继续、“能够”、“敢”、“加以”、“引起”、“给以”等。例如:

- (10) 每个人都爱听奉承话, 但我这次不是奉承啊!
- (11) 工人们打算明天继续抗议。
- (12) 结果还没出来, 现在还不能妄加评论。
- (13) 我想我现在还不敢答复。
- (14) 首长希望今天会议的内容不会引起争吵。
- (15) 关于这个问题, 领导会给以解释的。

单音节动词只能出现在少数谓语中心是表判断、变化动词的句子中, 如: “是”、“等于”、“继续”等。例如:

- (16) 讲等于说吗?
- (17) 你这样跟他说不是催是什么?
- (18) 没关系, 你让他继续骂吧!

这种单音节动词做主、宾语的现象, 包括后面将要谈到的做定语的现象都是很少见的。一般情况下由于双音化等的影响, 日常交际中人们会自然地采用双音节词的形式。

3.1.1.2 带定语的动词做主、宾语

动词前带定语的格式我们可以将其记作“X的V”, 能进入此格式的都是双音节动词, 单音节言说类动词由于韵律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一般不能出现在此结构中。就其定语的性质来看, 前面有名词、代词、表数量和时量的词或词组作定语。

相比较单个动词做主、宾语，带定语的动词做主、宾语更常见。就谓语中心来看，其谓语中心语还是以非动作动词和形容词为主。

1、谓语中心语为对主语进行判断的动词。例如：

- (19) 接二连三的恐吓使他的神经高度紧张。
- (20) 经常性的抱怨和顶撞是对父母极大的不尊敬。
- (21) 他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 (22) 这样等于是对他观点的一种反对。
- (23) 这样的解释是没有根据的。

2、谓语中心语为对主语进行评议的形容词。例如：

- (24) 你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还是很可信的。
- (25) 你的建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 (26) 大家都认为这次会议的宣传不到位。
- (27) 说比不说好。
- (28) 你对他的挖苦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3、谓语中心语为表发展变化的动词。例如：

- (29) 从进入这个房间开始，无休止的盘问就开始了。
- (30) 已经持续了三个小时的讨论还在继续。
- (31) 他的埋怨早就没有了。
- (32) 自己不死，这种类似“特务”、“汉奸”之类的攻击和谩骂就不会停止。

4、当带定语的言说类动词作宾语时，谓语中心语一般由表示发展变化、心理活动或使令意义的动词充当。例如：

- (33) 大会开始紧张的讨论。
- (34) 现在他们已经停止了无休止的评论。
- (35) 对您的这种做法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 (36) 每个人都不喜欢这种泪流满面的告别。

综上，言说类动词做主、宾语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单个言说类动词做主、宾语，一种是以“X的V”格式出现的言说类动词做主、宾语。前一种情况下，单音节言说类动词可以出现在极少数句子中，而后一种情况下则只有双音节言说类动词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单个的还是带定语的言说类动词作主语、

宾语,其谓语都要受一定的限制。与名词、代词作主语、宾语的情况不同,当动词、形容词作主语、宾语时,其谓语一般不是陈述主语的动作行为,而是对主语的判断、评议、说明、描写,充当谓语的一般是形容词或非动作动词,或者是说明动作发展变化的动词。

3.1.1.3 言说类动词能够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的原因

动词的主要功能是做谓语中心语,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动词是可以出现在主宾语的位置上,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动词是表示动作行为的,主要是对主语发生的动作行为的陈述,而这种陈述可以作为一个抽象的事件被人类认知,进而在言语表述中被当作事件进行叙述,获得了新的语法功能,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杨成凯(1992)在论述谓词性宾语的时候,认为谓词性宾语是指意念上表达一个命题、一般充当句子主要动词表示的动作的对象、结果或目标的成分。同样,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动词都从语义上变成了表示命题或事件的成分,因而可以处在主宾语位置获得新的句法功能。

我们也可以借用言语行为理论的观点来进行解释。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类通过讲话实施的行为和我们使用的言语行为动词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奥斯汀就认为二者之间具有一一对应关系,既然我们使用的类似“explain”、“命令”等动词和人类通过言语实施的行为之间具有对应关系。那么从深层认知结构到表层语言结构的话语实现过程中,动词可以理所应当地代表具体对应的言语行为出现在言语符号序列中,处于主宾语位置并由此获得新的语法功能。

另外,虽然这里的言说类动词充当了名词的语法功能,但是我们不能说它们就从动词转为名词了。也就是说,这种功能的获得不是由于“名物化”使之然,不是由于词类的转换而可以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我们从来不会孤立地讲“他的骂”、“小王的答应”之类的话,因为它们只有在具体的话语中才能成立。换句话说,言说类动词和其他很多动词一样能出现在主宾语位置是通过句法途径才得以实现的。

3.1.2 出现在定语位置上的言说类动词

动词后带宾语是动词的典型语法功能,有的人还把它作为和其它词区分的标准之一。而动词直接作定语并不是动词典型的语法功能,按照动词各种语法功能所占的百分比的次序,直接作定语是动词各种功能中的一种劣势分布。但动词直

接作定语是很普遍的。不少动词直接作定语,相当自由和常见。动词做定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做定语,为“V+N”的偏正结构,一类是“V的N”的偏正结构。郭锐(2002)在讨论各词类的划分标准时,曾统计出现代汉语动词中有31%的动词可以直接做定语。相比较直接做定语,“V的N”结构更为常见。

3.1.2.1 出现在“V的N”结构中的言说类动词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所有的言说类动词都可以出现在“V的N”结构中做定语,所修饰的名词一般可分为:

1、和动作行为本身相关的名词,如:“方式”、“内容”、“样子”、“姿势”、“对象”等。例如:

(37) 常用命令的方式进行管理并不好。

(38) 刘经理并不是我们所要说服的对象。

(39) 看看你们俩争吵的样子,像两条疯狗一样。

(40) 你们昨天讨论的内容是什么?

(41) 它瞪圆了眼睛,做出吓唬的姿势。

2、像其他大多数动词一样,可以修饰时间名词“时候”、“时间”。例如:

(42) 坦白的时候,你最好做出无辜的样子。

(43) 就在盘问的时间,又有消息报告说有新情况。

3、其他抽象名词,如:“程序”、“办法”、“环节”、“原因”、“结果”、“目的”等。例如:

(44) 这次评判的程序还没公布出来。

(45) 你们要赶快拟定推荐的办法。

(46) 我们要尽量减少汇报的环节。

(47) 他们让我给他们分析争吵的原因。

(48) 你道歉的目的是什么?

3.1.2.2 出现在“V+N”结构中的言说类动词

关于动词直接做名词定语,语法学界研究很多,尹世超(2002)根据与直接做定语的动词的关系,将名词中心语分为施事中心语、受事中心语、处所中心语、时间中心语等等。这种分类可以很好地说明出现在“V+N”结构中的“V”和“N”之间的语义关系。本文据此对出现在“V+N”结构中的言说类动词进行分类:

1、“N”为“V+N”语义结构中的施事中心语，例如：

(49) 他这次请了两个辩护律师来帮他打官司。

(50) 双方的谈判代表要一刻钟以后才能到。

(51) 今天辩论双方都发挥了自己的最好水平。

(52) 他是我们这里最有名的谈判专家。

(53) 到场的祝贺单位共有十家。

2、“N”为“V+N”语义结构中的受事中心语，例如：

(54)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他总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讽刺对象。

(55) 他这次的汇报内容已经被整理成文稿了。

(56) 要想通过这项议案，你的说服对象还有很多啊。

(57) 今天的讨论内容共有十个方面。

(58) 双方的辩论焦点集中在是否需要增加军需开支上。

3、“N”为“V+N”语义结构中的处所中心语，例如：地点，场所，范围，路线，领域，基地，趋势等。例如：

(59) 最后大家决定选定一个中间点作为谈判地点。

(60) 我们的讨论地点在新大楼会议室。

(61) 他们这次的谈论范围很广。

(62) 这次的访问路线还没有最终确定。

4、“N”为“V+N”语义结构中的时间中心语，例如：“时间”、“时候”、“过程”、“时”等时间名词。只不过，单音节言说类动词只能和“时”搭配，双音节言说类动词则没有此限制。例如：

(63) 你先打电话确定一下儿汇报时间吧。

(64) 总理访问期间专门抽空和他会面。

(65) 整个谈判过程已经被录像了。

(66) 我们还在问时，主持就宣布时间到了。

5、“N”为“V+N”语义结构中的类属中心语，例如：

(67) 市民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68) 这次针对搬迁户的说服工作就由小王来牵头。

(69) 截至发稿时止，抗议事件仍在持续。

(70) 这段话在这里有很强的讽刺作用。

6、“N”为“V+N”语义结构中的方式中心语，例如：

(71) 他的批评方式未免也太粗暴了。

(72) 这次主席要给我们讲一讲谈判技巧的问题。

(73) 他把所有的评论标准列了一个清单。

(74) 整个汇报程序是比较复杂的。

(75) 这个案件的审问程序不是我们制定的。

7、“N”为“V+N”语义结构中的工具中心语，例如：

(76) 你需要多看看关于这件事的评论文章。

(77) 事情见报以后，他收到了几个单位寄来的表扬信件。

(78) 这次活动的宣传标语大家还没想好。

(79) 我想让主任帮我写一份推荐材料。

(80) 你负责把明天的汇报材料整理好发给大家。

其中，单音节的言说类动词一般只和“时”搭配，其他的均为双音节言说类动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动词+名词”这一偏正结构中的动词一般是双音节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一般与抽象名词和集体名词搭配。

另外，“V的N”结构和“V+N”结构之间是有联系的。我们可以看到，“V的N”结构中的一部分是可以省略掉“的”变为“V+N”结构的。例如：“汇报（的）材料”、“谈判（的）程序”、“谈判（的）地点”等。关于“V的N”结构中“的”的隐现条件，李晋霞（2003）有详细的论述，“的”在两种情况下是强制性出现的，其他的大部分情况“的”出现与否则是一种倾向性规约¹²。

3.2 言说类动词的句式选择

言说类动词所能进入的句式选择和动词从语义上所能支配的必有论元有很大关系。陈昌来（2002）在论述现代汉语动词的句法语义属性时，对动词进行了价分类，在分析三价动词的句法语义属性时，对“告知/探问类动词”的配价成分投射在句法结构中形成的主要句法格式和变式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动词所支配的价位对句法格式改变所起的作用。徐峰（2004）从配价角度，对现代汉语三价动词的句式框架进行了研究。在谈到三价告使类动词的句式框架时，他

¹² 详情见李晋霞（2003），《双音动词作定语时“的”隐显的制约条件》，《汉语学习》第1期。

考察了这类动词分布的句式框架，主要有：S1：NP1+V+NP2+NP3 和 S2：NP1+PNP2+V+NP3，并依据各类动词在两种句式中的出现情况将三价告使类动词分为三类。这里他考察的三价告使类动词中有很大部分是言说类动词中的三元动词。袁毓林（1998）对现代汉语动词的配价层级和配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描写，并对各个价位的动词配价的语义模式和句法结构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对本文有很大借鉴作用，我们在对言说类动词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各类言说类动词的句式选择逐一进行描写，这对于从句生成角度研究动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3.2.1 基本句式、隐含句式和基本句式的变式

袁毓林（1998）在谈到动词的配价层级的时候，把动词配价这一单一概念划分为一个层级体系，认为配价的层级包括联、项、位、元四个平面。联（link）是指一个动词在各种句子中所能关联的语义角色不同的名词性成分的数量，项（item）是指一个动词在一个句子中所能关联的名词性成分的数量（其中包括通过介词引导的名词性成分），位（position）指一个动词在一个句子中不借助介词所能关联的名词性成分的数量，元（argument）指一个动词在一个简单的基础句中所能关联的名词性成分的数量。根据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准确地对一个动词的配价情况进行判断。在这里，我们主要从“元”这一层级上对言说类动词进行考察。

动词所能关联的“元”的数目和该动词所分布的句式之间有很大联系，例如二元动词只能支配两个名词性成分，因此两个名词性成分的分布位置只能为一前一后或者用介词引导，就构成了二元动词的基本句式：“NP1+V+NP2 (+VP)”或者“NP1+PrepNP2+VP”。这里，所谓动词的基本句式是指由动词的配位方式决定的，在句法层面不发生任何移位、变换的句式。句法层面的移位和变换包括受事主语句、把字句和被字句等等。所谓动词的隐含句式是指动词的所支配的“元”在具体语境中出现省略的句式。所谓基本句式的变式（以下简称变式）就是指动词支配的“元”在句法层面发生移位、变换后的句式。例如：

基本句式：NP1+PrepNP2+V+NP3（他向大家坦白了所犯的错误。）

隐含句式：NP1+V+NP3（他坦白了所犯的错误。）

变式：NP3+NP1+PrepNP2+V（所犯的错误他已经向大家坦白了。）

通过考察，我们给出二元言说类动词和三元言说类动词所分布的基本句式。

两类言说动词所分布的隐含句式及基本句式的变式我们将在下面的小节中展开讨论。

二元言说类动词所分布的基本句式：

S1: NP1+PrepNP2+V

S2: NP1+V+NP2 (+VP)

三元言说类动词所分布的基本句式：

S1: NP1+V+NP2+NP3/VP2

S2: NP1+PrepNP2+V+NP3

3.2.2 二元言说类动词的句式选择

如前所述，二元言说类动词可以分为两个次类，这两个次类：Va1（必须用介词引导与事D的二元言说类动词）和Va2（不能用介词的二元言说类动词）的动词所关联的从属成分不同。下面我们将分别对Va1和Va2的句式选择进行论述。

3.2.2.1 Va1 对句式的选择

Va1类的动词必须关涉两个名词性成分，同时，其中一个必须用介词来引导。例如：

(81) 我真诚地向您道歉。 → *我道歉。

(82) 小张正在和校长争论。 → *小张争论。

从上述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类动词的关涉对象NP2是必有的强制性语义成分，而且NP2需要用介词“向”、“和”、“跟”、“同”、“与”等来引导。Va1类言说类动词可以构成的基本句式有：

S1: NP1+PrepNP2+V

S2: NPc+V

S3: Np1+Np2+V

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讨论。

在二元言说类动词中，一类动词是表协同性的动词，如：辩论、争论、争吵等，一类动词为非协同性的动词，如：道歉、交涉等。两类动词对句式的选择是有规律的。

表协同性的二元言说类动词可以选择三种句式，当选择S1时，Prep常常为“和”、“跟”、“同”、“与”，这里，S1可以被改写为：NP1+和NP2+V。例如：

(83) 我们去教室的时候, 他们正在跟老师争论。

(84) 王老师已经和李老师辩论了半天了。

当选择 S2 时, Npc 为表复合概念的集体名词、代词或词组。例如:

(85) 班里已经争论得不可开交了。

(86) 他们正在激烈地辩论着。

当选择 S3 时, NP1 和 NP2 为表并列关系的联合词组, 或者我们可以说 S3 中的“NP1+NP2”格式是省略了介词“和”的形式。例如:

(87) 老李、老王正在争吵。

(88) 在刘大妈的撮合下, 小丁(和)小李再也不争论了。

(89) 一班二班正在激烈地辩论。

非协同性动词在句式的选择上只有 S1 一种, 其中的 Prep 为“向”、“朝”、“对”等。例如:

(90) 他没办法, 只好向那个民工道歉认错。

(91) 这些证据表明, 苏奶奶无需向任何人道歉。

(92) 张景惠总理也觉得太说不过去, 就亲自去向关东军交涉。

这里, 我们所考察的 Va1 类动词很有限, 在词表里只有“辩论、争论、道歉、交涉”等, 其实, 这类言说类动词还是很多的, 而且一些能产的格式如: “争 X”、“告 X”、“道 X”等可以产生出大量的 Va1 类言说动词, 如: “吵架、对话、谈话、谈判、争辩、争吵、争论、争执、作别、座谈、辩护、报名、道谢、告辞、问好、问候”等等。

3.2.2.2 Va2 对句式的选择

Va2 类言说类动词所支配的必有语义成分有两个: 施事和受事。所以, 其基本的句法格式就是: S1: NP1+V+NP2。只不过, 其中一部分 Va2 常常在 NP2 后加一个 VP 支持才能成为一个自足的句法结构成为句法格式: S2: NP1+V+NP2+VP。能进入 S2 句式的动词也可以被看做三元动词。因此, Va2 的基本句式选择:

S1: NP1+V+NP2

S2: NP1+V+NP2+VP

另外, 除了这两个基本句式外, Va2 所出现的句式由于省略其中的某个支配项或者改变各个支配项的句法位置而成为其他句式。Va2 常常出现的隐含句式及

变式有：

S3: NP2+NP1+V

S4: NP1+把 NP2+V

S5: NP2+被 NP1+V

这样，Va2 言说类动词可以有五种常见句式，其中，S1 和 S2 最常见。能进入 S1、S2 句式的二元动词有：“安慰、表扬、称赞、催₁、讽刺、奉承、感谢、攻击₂、教训、恐吓、夸奖、骂、埋怨、批判、批评、评论、劝、劝解、审问、声明、说服、挖苦、慰问、吓唬、赞美、责备、招呼、指责、嘱咐、祝贺、驳斥、反对、否认、拒绝、抗议、同意、响应、赞成”等。例如：

S1: (93) 他们安慰了父亲。

(94) 老师称赞了大家。

(95) 我十分感谢大家

(96) 他爸爸骂了他。

(97) 影迷们都反对他。

S2: (98) 他们安慰父亲不要紧张。

(99) 老师称赞大家做得好。

(100) 我十分感谢大家一直照顾我。

(101) 他爸爸骂他不上进。

(102) 领导在催我写稿子。

S3 为 NP2 提前做话题主语的变式，也很常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说可以转变为 S3 这种话题句的是 S1 句式，S2 一般不能转变为 S3。例如：“我们一起庆祝妈妈的生日。(S1) → 妈妈的生日我们一起庆祝。(S3)”可以成立，但是“江青多次讽刺周总理是‘灭火队长’。(S2) → *周总理江青多次讽刺是‘灭火队长’。”却不能成立。一般 S2 转变为 S3 的话题句时，除了 NP2 提前之外，后面的空位还应该由一个代词来充当。例如：“周总理江青多次讽刺他是‘灭火队长’。”

S4 和 S5 可以视为 S1 和 S2 的变式。事实上 S4 和 S5 不是二元言说类动词的主要可选择句式，由于二元言说类动词的语义成分上不具有 [+处置] 或 [+遭受] 的语义特征，所以一般可以进入 S4 和 S5 的是评论类动词以及其他少量二元言说

类动词如：批评、骂、表扬、称赞、嘱咐等。而且后面常常有“几句”、“一番”等做补语。例如：

(103) 他把每个人都表扬了一番。

(104) 他把值班人员狠狠地骂了一通。

(105)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他称赞了几句。

(106) 自认为很好的成绩被他挖苦了个一无是处。

3.2.3 三元言说类动词的句式选择

三元言说类动词所支配的必有语义成分有三个：施事 A，受事 P，以及与事 D。从语义上说，三元言说类动词的动作行为存在着信息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的过程。在这种转移的过程中，施事 A 既可以是信息的发出方，也可以是信息的接收方，因此，很多关于动词配价的论述把三元言说类动词放在取得义三元动词、给予义三元动词中加以论述。陈昌来（2002）在论述三价“告知/探问类动词”时，就根据这种信息的转移将其分为告知动词和探问动词，并对两类动词所分布的句式进行了分析。这里，我们在考察三元言说类动词的基本句式的时候，主要着眼于是否需要介词引导与事 D 以及介词结构的位置来进行考察。

3.2.3.1 Vb1 类三元言说动词对句式的选择

Vb1 这个三元言说类动词的次类本来就是从介词结构的有无进行划分的，Vb1 的与事成分一定要借助介词的引导才能成句，例如：

(107) 我和他已经讨论过这件事了。→ *我已经讨论过这件事了。

(108) 我已经向领事馆请求帮助了。→ 我已经请求帮助了。

其中，例（1）中的“讨论”是协同类三元言说类动词，没有介词引进与事是一定不成立的，例（2）没有介词结构虽然可以成立，但是这种形式只能算作 Vb1 出现的隐含句式。之所以说“Vb1 的与事成分一定要借助介词的引导才能成句”，是因为失去了这个介词结构，Vb1 就失去了一个配项，不承认这个配项是必需的，也就等于说把 Vb1 划归到了二元动词。

根据是否表示协同关系，我们可以把 Vb1 分为协同类和非协同类。协同类的 Vb1 主要有：谈论、讨论、商量、协商、议论等，出现的句式主要有：

S1: NP1+和/跟 NP2+V+NP3

S2: (NP1+NP2) +V+NP3

S3: NP3+NP1+和/跟 NP2+V+…

S4: NPc+V+NP3

(109) 小王和小张正在谈论钓鱼的事情。

(120) 小王小张正在商量退货的事情呢。

(121) 这事儿你跟小李商量一下。

(122) 班上正在议论这件事情。

非协同类的 Vb1 主要有：表示₁、发表₁、宣布、陈述、传达、叙述、介绍₁、表达、介绍₂、介绍₃、讲₁、说₁、承认、检讨、坦白、打听、了解₂、建议、提议、推荐、乞求、请求、征求、抱怨、反映₂、解释、控诉……。非协同类的 Vb1 分布的句式主要有：

S1: NP1+向+NP2+V+NP3

S2: NP1+V+NP2+VP

S3: NP1 给 NP2+V+NP3

S4: NP1+把 NP3+V+给 NP2

S6: NP1+向 NP2+V+NP3

(123) 我们再次向兄弟单位请求帮助。

(124) 我们请求大家原谅他。

(125) 张叔叔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

(126) 他把一个女大学生介绍给我。

(127) 市政府官员向来访使者表示谢意。

这些动词有的表示信息的取得，有的表示信息的给予，表示信息取得义的动词主要分布句式为：S1、S2，表示信息给予义的动词主要分布句式为：S1-S6。

3.2.3.2 Vb2 类三元言说动词对句式的选择

Vb2 类三元言说动词占三元动词的很大一部分，也可以从信息传递的角度分为信息取得义的 Vb2 和信息给予义的 Vb2。表信息取得义的 Vb2 主要有：请教、盘问、问₁等，主要分布句式为：

S1: NP1+V+NP2+NP3

S2: NP3+NP1+V+NP2

S3: NP1+向 NP2+V+NP3

(128) 我问您一件事儿。

(129) 这事儿我问过张主任。

(130) 他向犯人盘问了有关案件的一些情况。

表信息给予义的 Vb2 主要有：报告、汇报等。在用介词引导与事 D 时，可以用“向”或者“给”，这种“向+D”只能放在动词之前，而“给+D”则通常只能置于动词之后。这类言说动词的主要分布句式为：

S1: NP1+V+ (给) NP2+NP3

S2: NP3+NP1+V+NP2

S3: NP1+把+NP3+V+NP2

S4: NP1+V+NP3+给+NP2

S5: NP1+向 NP2+V+NP3

(131) 老刘交代 (给) 我一项任务。

(132) 这种事你直接报告公安局。

(133) 他把值班的事儿交给我了。

(134) 宋主任交代了一些工作给老杨。

(135) 费主任向上级报告了一些事儿。

3.2.3.3 Vb3 类三元言说动词对句式的选择

这类动词基本上都是表示给予义的言说动词，主要有：告诉、回答、提醒、通知等。分布的主要句式有：

S1: NP1+V+NP2+NP3

S2: NP3+NP1+V+NP2

S3: NP1+把 NP3+V+NP2

S4: NP3+被 NP1+V+NP2

(136) 老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137) 这件事我只告诉过小刘。

(138) 我把那件事告诉老杨了。

(139) 那件事被他告诉马老师了。

3.3 言说类动词带宾语的情况

动词带宾语是考察动词功能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然，并非所有的动词都

可以带宾语。胡裕树、范晓（1995）在对动词进行次范畴分类的时候对动词带宾语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根据动词是否带宾语和带单双宾语以及所带宾语的性质等等进行层级性的分类，并有专门章节论述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言说类动词和其他动词一样，一部分不能带宾语，如 Va1 类言说动词中的“道歉、辩论、争吵”都不能带宾语，其他言说类动词带宾语的情况也有内部差别，下面我们将加以详细论述。

3.3.1 无宾类言说动词

无宾类动词在现代汉语动词中占少数，同样，在整个言说类动词中，无宾的言说类动词也占少数。经过考察，言说类动词中倾向于不带宾语的动词有四个：争论、辩论、争吵、道歉。其中，前三个表示协同关系的言说类动词，因此只能出现在“NP1+和/跟 NP2+V”或“NPc+V”这样的句式里，而由“道 X”格式产生的“道歉”则多出现在“NP1+向 NP2+V”的格式里，其关涉的“NP2”或不出现，或由介词引导。例如：

(140) 我们不要为了这件小事而争论不休了。

(141) 为了换岗的事，下班的时候老张和老李争吵了几句。

(142) 他们已经辩论了三个小时了。

(143) 我要你郑重向我道歉。

3.3.2 有宾类言说动词

除去 3.3.1 中所说的四个言说类动词，其他的言说类动词为有宾动词。根据言说类动词所带的宾语，我们还可以对带宾语的动词进行再分类。可以分为单宾类言说动词和双宾类言说动词。单宾类言说动词还可以继续根据所带宾语的性质分为：名宾类、动宾类和小句宾类。

3.3.2.1 双宾类言说动词

双宾类言说动词共有 11 个，占有言说类动词的 11.6%，主要有：“报告、答复、答应、奉承、回答、盘问、请教、请示、审问、通知、问_i”等。在进入句式“NP1+V+NP2+NP3”的时候，NP2 一般为指人名词或者表示机关、团体等的集体名词，NP3 一般为抽象名词、词组或小句。例如：

(144) 回去的时候，母亲正在盘问姐姐一块钱的去向。

(145) 方枪枪激动地请教了“大圣人”几个问题。

(146) 军情处已经报告蒋介石这些情况了。

(147) 明天老师可能会通知大家什么时候出发。

(148) 你要赶快答复他有关巡回演出的事宜。

3.3.2.2 单宾类言说动词

单宾类言说动词按照它所带宾语的词性可以再进行分类。只带一个宾语的时候，言说类动词后可以带名词性宾语、动词性宾语和小句宾语。

1、言说类动词+名词性宾语

单宾类言说动词中能带宾语的动词除了“提议”、“建议”等少数几个词一般跟动词性宾语以外，其他的都常常后加名词性宾语。例如：

(149) 孩子们正在议论明天上不上课的问题。

(150) 大家不要再挖苦他了。

(151) 他已经坦白自己的过错了。

(152) 大家轮番上阵也没能说服他。

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表人的名词性宾语常常做兼语，使整个句子成为兼语句。这样的动词有：“表扬、催₃、答应、感谢、攻击₂、交代₂、教训、介绍₂、警告、命令、乞求、请求、劝、通知、推荐、招呼、指责、嘱咐”等（双宾兼语的动词如：“通知、答应、报告”不算在其中）。例如：

(153) 警察命令歹徒放下手中的武器。

(154) 游行的群众抗议政府浪费了纳税人的钱。

(155) 刘彬介绍自己的一个堂兄过来顶了差事。

(156) 他老婆早就劝他不要再赌博了，可他就是不听。

(157) 妈妈走的时候嘱咐我把作业做完。

2、言说类动词+动词性宾语

单宾类言说动词中共有 55 个可以带动词性宾语，其他的，如：“安慰、驳斥、陈述、称赞”等一般都不可以带动词性宾语。可以带动词性宾语的动词，如：“抱怨、承认、反对、否认、建议、提议”等，其动词性宾语可以是已经发生的，也可以是未发生的。一般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主要表明态度。如：

(158) 夫妻俩从未抱怨生出大林这样一个弱智儿。

(159) 上述人员均不承认参加过特务组织。

(160) 你要认真检讨文革时候犯了什么错误。

(161) 人们纷纷抗议如此掠夺中小国家的能源。

(162) 犯人坦白偷了自行车。

另外,对将来的事情则加以预测、命令或建议等。例如:

(163) 总部命令马上开往前线。

(164) 他一直请求参加工作。

(165) 我们几次提议采访他,均遭拒绝。

(166) 大家提议到附件的茶馆里坐一坐。

(167) 他给中央写信建议撤销刘苏的职务。

3、言说类动词+小句宾语

单宾类言说动词中大部分都可以带小句宾语,有9个言说类动词,如:“表达、表扬、传达、发表₁、交代₂、乞求、请求、响应、征求”等倾向于不带小句宾语。由于受主句动词的限制,宾语小句描述的事件可以是已经存在或发生的事实,也可以是未发生的、将来的意愿等。

后面的宾语小句表示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的言说类动词有:“承认、报告、汇报、抱怨、解释、抗议、盘问、评论、批评、祝贺”等。例如:

(168) 白人警察已经承认他昨天殴打了这个黑人。

(169) 由昆多次向我们抱怨丈夫多次出国,但是一样高档电器也没顾着带。

(170) 我就是想再见她一面,亲自向她解释当年不是我的错。

(171) 广大香港人民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

(172) 我们献上了一束康乃馨来祝贺黄院长荣获宝钢高雅艺术奖章。

后面的宾语小句表示未发生的或将来的意愿的言说类动词有:“请示、拒绝、商量、讨论、通知、同意、协商、赞成”等。例如:

(173) 他通知(说)明天大家可以不来上班。

(174) 他已经同意出版社发行这本书。

(175) 他们正在商量明天大家出去玩还是在家里玩。

(176) 母亲是坚决赞成父亲去美国旅游的。

3.4 言说类动词带补语的情况

动词加补语构成的动补结构是汉语中的一种特殊而重要的句子成分,现代汉

语中存在着形式复杂多样的动补结构,动补结构历来受到语法学界的关注,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比较热门的课题之一。关于动补结构的分类,语法学界一直存在分歧。有从形式上有无“得”字来划分的。如朱德熙(1982)把补语分为两种:粘合式述补结构和组合式述补结构。齐沪扬(2000)将补语分为三类:不能用“得”的,如:程度补语、数量补语;必须用“得”的,如:情态补语;用“得”和不用“得”构成平行格式的,如:结果补语、趋向补语。也有从意义上进行分类的,如朱德熙在《语法讲义》中将补语分为结果补语、趋向补语、可能补语、状态补语、程度补语等等。这里,为了方便从形式角度进行描写,我们主要在齐沪扬(2000)的分类基础上对言说类动词带补语的情况进行分析。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言说类动词后比较多的是表时量关系的补语、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因此,我们也重点考察这几类补语形式。

3.4.1 言说类动词带时量补语

动词的时量补语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因此只有表示可以持续或反复进行的动作的动词才能带时量补语。动词后带的时量补语可以是动量词短语,也可以是由时间量词组成的量词短语。关于动词后所带的时量补语的类型,马庆株(2005)在讨论“动词后面时量成分与名词的先后次序”的时候,把时量成分根据它们所表示的时间量是否确定分为确定的时量成分和不确定的时量成分两类。确定的时量成分是指由数词和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或“数·量·名”结构,如:两年、三天、两个月、一个季度等。不确定的时量成分包括:“V—V”结构,如“看一看、等一等、做一做”;表示动量的数量词,如“一气、一通、一阵、一会儿”;以名词为中心语的偏正词组,如“一顿饭的时间、两袋烟的时间”。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言说类动词大都可以后加表示动作持续或反复的时量补语,在95个言说类动词中,只有三个动词是不能后跟时量补语的,它们是:称赞、告别、赞成。这三个词属于非持续性动词,后面不能加“着”表动作的持续,当然也不能跟时量补语。其他的言说类动词后常用的时量补语主要有两类:

1、动量词短语

言说类动词后的动量词短语主要有:“一通、一气、一番、一下儿、一会儿”等。例如:

(177) 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通。

(178) 有了这个话题，大家不免又回去讨论了一番。

(179) 考试的成绩出来以后他去打听了一下儿。

(180) 拿不出真凭实据不要在这里乱说一气。

(181) 昨天下班的时候他被领导留下来批评了好一会儿。

2、量词短语

言说类动词后的量词短语主要是由数词和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或“数·量·名”结构，如“两次、半天、两个小时”等。例如：

(182) 我们大家安慰她安慰了半天。

(183) 这些情况我已经向领导反映了两次了。

(184) 今天上午他汇报了两个小时。

(185) 惹恼了他，他能不喝水骂上半天。

言说类动词大都是及物动词，可以加宾语。当这些动词后面的时量补语和宾语共现的时候，可以采用“V+NP+时量补语”的句式，也可以采用“V+NP+V+时量补语”的句式，后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重动句式。例如：

警察盘问他三个小时了。→警察盘问他盘问了三个小时了。

当不采用重动句式的时候，时量补语和宾语的先后次序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而决定时量补语在宾语前还是宾语的因素也有很多，包括时量补语自身的分类、动词的小类、名词性成分的性质等等，马庆株（2005）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在此不多赘述。

3.4.2 言说类动词带结果补语

动词带结果补语组成的句法结构被称为“动结式”或“述结式”，如“说错、打听清楚、问明白”等。动结式是汉语特有的句法结构，而且使用频率颇高，因此很早就成为了语法研究的热点。动结式中的结果补语表示动作、行为产生的结果，大都由形容词充当，部分情况下可使用动词。

言说类动词构成的动结式中，常用来充当结果补语的形容词有“清楚、明白、对、错、好、坏”等。例如：

(186) 他表达了半天也没有表达清楚。

(187) 小王已经问明白怎么回事儿了。

(188) 他把师长的命令传达错了。

(189) 快点儿吧, 工地那边已经催坏了。

(190) 所有的事情你都交代好了吗?

其他可以充当结果补语的还有“完、成”等。其中表示动作完结的“完”能和大多数言说类动词搭配。例如:

(191) 他没汇报成。

(192) 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宣布完名单了。

(193) 没解释成的话就等下次好了。

3.4.3 言说类动词带趋向补语

趋向补语表示动作的方向或事物随动作而活动的方向, 由趋向动词充当。一般来说, 可以作趋向补语的趋向动词分为单用型趋向补语和复合型趋向补语。单用型趋向补语如“来、去、上、下、进、去、回、开、过”等, 复合型趋向补语如“上来、上去、下来、下去、出来、出去”等。

言说类动词后常用的单用型趋向补语是表示动作开始的“上、开、出”等, 而且由于言说类动词大部分都是有点的动词, 所以和“上、开”的搭配频率极高。例如:

(194) 没过多久他又讽刺上小李了。

(195) 看到这些热心帮助自己的人, 他马上就感谢开了。

(196) 大家凑到一起就七嘴八舌商量开了。

(197) 老师提了五个问题, 他只回答出一个。

和言说类动词搭配的组合型趋向补语比较多, 有“起来、出来、上来、上去、下来、下去”等。例如:

(198) 大家赶快讨论起来吧。

(199) 你打听出来了吗?

(200) 目前存在的问题他基本都反映上来了。

(201) 这些事情我已经通知下去了。

(202) 宣布下来的结果是大家都没有料到的。

其中, 表示动作开始的“起来”是最常和言说类动词搭配的复合型趋向补语, 言说类动词和复合型趋向补语搭配时, 如果言说类动词后有宾语, 这些复合型趋向补语多用离合形式, 但是在把字句中可以不用离合形式。例如:

(203) 我们还没问,他就主动报告起考察的情况来了。

(204) 小王,你要尽快打听出他的消息来。

(205) 一见到她,他就不由自主赞美起她刚写的诗集来。

(206) 我已经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了。

另外,常和言说类动词搭配的其他复合型趋向补语还有“得/不过来、到……来/去”等。例如:

(207) 只有三个问题,我回答得过来。

(208) 再不给他答复他就要请示到总经理那里去了。

(209) 问题已经反映到县里来了。

前面我们说言说类动词后的趋向补语的方向反映出言说动作的方向性。这可以从言说类动词和趋向补语搭配时的选择性看出来。一般来说,和表上下关系的言说类动词如“反映、报告、汇报、请示、宣布、通知、交代”等搭配的趋向补语有“上来、上去、下来、下去,到……,到……去”等。表示取得义的问类词如“打听、了解、请教、盘问”可以用“出来”,而表示给予义的告知类动词如“传达、陈述、讲、说、叙述”则常用“出去”。例如:

(210) 我已经把考试的事情通知到班里去了。

(211) 下面的情况还没有汇报上来。

(212) 这次他们又盘问出很多新的情报来。

(213) 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3.5 小结

如前所述,我们从《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中挑选出了95个言说类动词,这些言说类动词在句法结构上有很多共性。这里我们主要从言说类动词的句式选择、带宾语的情况、动词后的补语情况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作为动词的一个次范畴分类,言说类动词还有其他一些句法结构特点是我们这里没有涉及到的,比如:言说类动词前加副词的情况、言说类动词重叠的情况等等,其中,言说类动词的前加成分是比较复杂的。这里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阐述了。

第四章 言说类动词的语义分析

4.1 言说类动词的动元语义角色及角色配置

4.1.1 言说类动词的动元语义角色

言说类动词从语义上进行分类的话,大致有三种:一类是给予义,表示信息的告知关系;一类是取得义或索取义,表示探问关系;第三类是协同义,表示双向协同关系。不管是哪种类型,这些言说类动词所代表的事件反映的都是人类活动领域里信息的转移行为,按照陈昌来(2002)的说法,言说类动词是有向动词,能够使信息从一方“复制”并“移位”到另一方,这种信息的所属关系发生改变后,原持有者并没有失去所转移的信息。这种信息转移的事件需要的构成要素有三个:信息的发出方、信息的接收方和复制转移的信息。下面我们就言说类动词的事件要素进行分析。

在言说类动词中,构成信息转移事件的要素在 Va 和 Vb 两类言说类动词中是不一样的。Va 类言说动词需要两个构成要素:动作的发出者、信息的接收者或所传递的信息;Vb 类言说动词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动作的发出者、所传递的信息和信息的接收者。这些事件的构成要素反映在言说类动词的语义结构中就是指言说类动词所支配的必有语义成分。

动词所支配的必有语义成分是区分动词价类的标准。动词的价类是指动词支配的名词性成分的数目,它反映了语言结构中名词性成分和动词性成分之间的一种最基本的依存关系。按照动词所能支配的名词性成分的数目之和,动词可以分为零价、一价、二价、三价等。言说类动词的事件结构构成要素也反映了其所支配的必有语义成分的数目。根据配价理论,我们可以看到, Va 类言说动词在其动核结构中必须支配两个强制性语义成分:施事(agent,简称 A),受事(patient,简称 P)或与事(dative,简称 D),所以 Va 类言说动词的基本语义结构模式可以记作 $V_a\{A, P\}$ 或 $V_a\{A, D\}$ 。Vb 类言说动词在其动核结构中必须支配三个强制性语义成分:施事(agent,简称 A),与事(dative,简称 D),受事(patient,简称 P),所以 Vb 类言说动词的基本语义结构模式可以记作 $V_b\{A, D, P\}$ 。

4.1.2 言说类动词的动元语义角色配置

动词所支配的动元可以有不同的排列次序,这种排列次序决定了动词的句法分布,即动词所形成的句法结构形式。Va类言说动词和Vb类言说动词对语义角色指派的不同决定了两类动词基本句法形式的不同。Va类的基本语义配置结构有两种,Va{A, P}结构决定了其基本句法结构为:A+V+P,而Va{A, D}结构则决定了其基本句法结构为:A+Prep+D+V。Vb类的基本语义配置结构为Vb{A, D, P},其基本的两种排列次序决定了其基本句法结构为:A+V+D+P, A+Prep+D+V+P。例如:

Va类:

(1) 厂长 天天拿扣发奖金 吓唬 我们。

施事 A

受事 P

(2) 他 亲自到边防部队向 这位残疾战士 道歉。

施事 A

与事 D

Vb类:

(3) 他 告诉 小李 有人来找他。

施事 A 与事 D 受事 P

(4) 他 向 小刘 打听 毛泽东的健康情况。

施事 A 与事 D

受事 P

4.1.3 言说动词语义成分的语用变化

言说类动词的动元语义成分在基本结构模式中完全可以完全映现为句法成分,从而构成其基本句法结构,但是在实际的语用环境中其语义成分的数目可能会减少,语义成分的排列次序也会发生变化。对应到句法结构中,就产生了隐含句式和基本句式的变式等。

4.1.3.1 言说类动词语义成分的省略

Va类言说动词的语义结构Va{A, D}或Va{A, P}在省略语义成分的时候一般只能省略其一,较少两个都省略。例如:

(5) 老李看他干了这么久还不上道, 就狠狠地批评了他。(省略施事)

(6) 我们最好晚上再来审问 。(省略受事)

(7) 他没有办法,只好挥泪 告辞,匆匆离去。(省略与事)

(8) 几个无赖看看苗头不对, __就赶紧__道歉走人了。(省略施事和与事)

Vb 类言说动词的语义结构 Vb {A, D, P} 在省略语义成分的时候三个都省略的情形也较少见。例如:

(9) __已经跟你们强调了这个问题很多遍了, 怎么还是出错。(省略施事)

(10) 等他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向大家宣布了__。(省略受事)

(11) 我已经__报告了这次签约的情况了。(省略与事)

(12) 无论他怎样__解释__, 均被一口回绝。(省略与事和受事)

(13) 我们可以先把材料整理整理, __下午的时候再审问__ __。(省略施事、与事和受事)

省略的时候, 比较特殊的是表协同关系的言说动词。这类动词由于介词“和”引导的与事是必须出现的(施事为 NPc 的情况除外), 因此在省略的时候表协同关系的二元和三元言说动词, 其与事都不能省略。另外, 语义成分的省略要出现在具体语境中, 即出现在在句法上的复句环境中才能省略。

4.1.3.2 言说类动词语义成分的移位

言说类动词所支配的语义成分中, 受事是最容易发生移位的, 与事也可以移位, 但施事基本上不能移位。这些言说类动词所支配的语义成分发生移位后, 相应地其句法结构中各个成分的位置也发生了改变, 成为基本句法结构的变式。受事和与事在移位的时候比较常用的是移到句首充当话题成分。

1、受事的移位

二元言说动词的受事可以移位到句首充当话题成分, 表现在句法结构上就是“NP2+NP1+V”的句式。例如:

(14) 我们很赞成他的看法。→他的看法我们很赞成。

(15) 大家都在埋怨他。→他大家都在埋怨。

(16) 所有的人都反对他去西藏。→他去西藏所有的人都反对。

三元言说动词的受事除了可以移位到句首充当话题成分, 构成“NP3+NP1+V+NP2”和“NP3+NP1+PrepNP2+V”的句式之外, 还可以用介词“把”引导 NP3 构成把字句。当然, 并非所有的三元言说动词的受事都可以由“把”引导, 由于选择把字句是有一定限制的, 因此一般能够对信息进行处置的言说类动词才能用“把”引导受事, 这类动词以表告知义的言说动词居多。例如:

(17) 我们告诉了王老师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我们告诉王老师了。

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王老师了。

(18) 康生向与会的老同志们传达了上头的命令。

上头的命令康生已经向与会的老同志们传达了。

康生把上头的命令向老同志们传达了。

另外，三元言说动词中的部分动词在受事移位到句首充当话题时，可以用“被”引导施事，主要表示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例如：

(19) 他们向领导反映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被他们向领导反映了。

(10) 他告诉了小王这个秘密。→这个秘密被他告诉了小王。

在三元言说类动词中，一些动词如“建议、提议”的受事必须为 VP 结构，还有一些动词如“请求、推荐”等的受事也可以为 VP 结构，这时受事一般不能置于句首充当话题成分。例如：

(21) 我们向他提议去黄山玩两天。→*去黄山玩两天我们向他提议。

(22) 老王推荐他当上了厨师长。→*当上了厨师长老王推荐他。

2、与事的移位

言说类动词的与事可以前移到句首充当话题，但不太常用，与事可以前移的言说类动词主要是三元言说类动词的部分动词。徐峰（2004）认为这种与事的移位需要在原来的位置上留下代词副本（copy）。例如：

(23) 校长办公室通知退休教师来开一个座谈会。

→退休教师校长办公室通知他们来开一个座谈会。

→*退休教师校长办公室通知来开一个座谈会。

由于原来与事的位置上仍然有代词来作与事，因此我们认为这种类型的句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与事移位造成的句法结构。但是三元言说类动词中有一些动词可以在被字句中将与事移位到句首。例如：

(24) 他被老师推荐到区里参加比赛。

(25) 我们被那家单位通知参加面试。

(26) 小刘被大家提议做临时班长。

4.2 言说类动词对动元的语义限制

在动词的语义研究中,语法学家根据词的语义成分分析法提出了语义选择限制机制,所谓的语义选择限制机制是指某一类词由于自身具有了某些语义特征,因此在和别的词组合成句的时候也选择和自身语义特征相配的词。在动核结构的句子中,动词对与其相搭配的基本语义成分的限制表现在对施事、受事和与事的语义选择上。

4.2.1 言说类动词对施事的语义限制

言说类动词所搭配的施事表示整个言语行为的主体,是言语行为的发出者。言语行为是人类特有的基本行为之一,因此言说类动词的施事语义成分也要求具有[+人]的语义特征,进一步分解的话,[+人]这一语义特征也可以表述为[+生命]、[+可控]、[+自主]三个特征。这些具有[+人]语义特征的施事成分在句法上表现为指人名词、人称代词等。例如:

(27) 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夸奖李克农干得好。

(28) 他常常和她们一起讨论功课。

在实际的语料中,我们看到很多表示机关、团体等机构组织的名词也可以充当施事成分。例如:

(29) 政治部讨论了一下,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

(30) 居委会提议由居民们自行购买后街道负责统一安装。

(31) 考察团向我们汇报了这两天的行程。

表面上看,这类名词具有[-生命]、[+自主]、[+可控]的语义特征,但是这类表示机构组织的名词仍然可以做言说类动词的施事,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这类名词表示的机构、组织、团体等是由人组成或设置的,具有一定的意志力,在人类的认知中,人们会很自然地把人类的某些性质延伸到他们身上,张伯江(1999)把这种延伸和迁移称为神会原则(empathy principle),并指出较易产生神会的有处所词、机构名词等,不易神会的有时间词、自然界实体等。因此很多语法学家把这类施事的语义特征表述为[+准人]。综上,我们可以认为言说类动词的施事具有[+人]或[+准人]的语义特征。

4.2.2 言说类动词对与事的语义限制

言说类动词的与事成分表示言说类动词的言语行为所针对或协作的对象。前

面我们分析了言说类动词的施事成分,认为其施事具有[+人]或[+准人]的语义特征,同样和施事相对应的与事也要相应地具有这两类语义特征。例如:

(32) 待蓝苹退了烧,他便和他商量去苏州的事。 [+人]

(33) 平鑫涛答应中视明天去把片子取回来。 [+准人]

(34) 这件事我们已经向市里请示过好几回了。 [+准人]

有时我们可以看到实际的语料里施事和与事都可能出现[-人]的语义特征的情况。例如:

(35) 散发出恶臭的河水向我们控诉着现代工业带来的灾难。(施事[-人])

(36) 晚上回来只能一个人向自己的影子叙述一下其中的无奈。(与事[-人])

这种特殊的施事或受事都可以看作一种修辞性用法,即通过将其拟人化,临时性地使其具有了[+人]的语义特征。

4.2.3 言说类动词对受事的语义限制

言说类动词受事的语义特征比较复杂,二元言说类动词和三元言说类动词对受事的选择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类言说动词,其内部的各个动词在选择受事时也有差异。概括来说,言说类动词的受事宾语一类表示动作针对的对象或信息传递的对象,具有[+人]或[+准人]的语义特征,一类表示向与事传递的言语信息,具有[+抽象]的语义特征。

二元言说类动词中, Va1 类动词一般只有表言语行为针对或协作的与事, Va2 类动词才有受事。 Va2 类动词中受事从语义上可以分为三类:

1、受事只能为表人或机构团体的指人名词、人称代词、名词短语等,语义特征为[+人]或[+准人], Va2 中的这些动词有:安慰、催 1、奉承、教训、说服等。例如:

(37) 吴晗和夫人袁震一齐到他家来安慰他,帮助他。

(38) 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催团委给落实这件事情。

(39) 近 4000 名朋友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美术馆,祝贺美林!

2、受事只能为表示言语信息的抽象名词、名词短语和小句,语义特征表述为[+抽象], Va2 中的这些动词有:否认、抗议、响应、同意等。例如:

(40) 这次游行主要是为了抗议美国警察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欺凌。

(41) 推出此书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并不否认此书可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3、受事的语义特征可以为[+人]或[+准人]，也可以为[+抽象]，Va2 中的这些动词有：称赞、反对、讽刺、感谢等。例如：

(42) 他们马上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和徐向前。

(43) 他们于是马上写文批评了中央研究院。

(44) 该文有一段话是专门批评《心中的坟》的出版的。

三元言说类动词 Vb 可支配三个语义成分：施事、受事、与事，其中这类动词的与事表示的是言说行为针对或协同的对象，具有[+人]或[+准人]的语义特征，相应地受事一般都是具有[+抽象]语义特征的言语信息，Vb 类中大部分言说类动词的受事都具有这一语义特征。例如：

(45)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中，他只表达了一个主题。

(46) 张艺谋对此不愿多说，但承认和巩俐谈了分手问题。

其中有少部分动词的受事语义特征既可以是[+抽象]，也可以是[+人]或[+准人]，这类动词比较少，主要有“抱怨、打听、介绍₂、谈论、讨论、推荐、议论”。例如：

(47) 编剧自己掌握不好，却老是抱怨客观原因。

(48) 邻居的小伙伴们却时常抱怨那些从战场上归来的父亲。

(49) 他一坐下来就开始抱怨美联社。

各类言说类动词受事的语义特征及具有该语义特征的分类表述如下表：

	受事的语义特征	具有该语义特征的动词
Va2	[+人]、[+准人]	安慰、催 ₁ 、奉承、攻击 ₂ 、交代 ₂ 、教训、警告、恐吓、夸奖、骂、埋怨、命令、劝、劝解、审问、说服、挖苦、慰问、吓唬、责备、招呼、嘱咐、祝贺
	[+抽象]	驳斥、否认、抗议、同意
	[+人]、[+准人]、 [+抽象]	表扬、称赞、反对、讽刺、感谢、拒绝、批判、批评、评论、赞美、指责
Vb	[+抽象]	表达、表示 ₁ 、陈述、承认、传达、发表 ₁ 、反映 ₂ 、汇报、检讨、建议、讲 ₁ 、交代 ₃ 、解释、介绍 ₁ 、介绍 ₃ 、控诉、了解 ₂ 、强调、商量、声明、说 ₁ 、说明 ₁ 、坦白、提议、协商、叙述、宣布、宣传、征求、报告、盘问、乞求、请教、请求、请示、问 ₁ 、答复、答应、告诉、回答、提醒、通知
	[+人]、[+准人]、 [+抽象]	抱怨、打听、介绍 ₂ 、谈论、讨论、议论、推荐

4.3 言说类动词的过程结构

动词的过程结构是从动词具有时间性的特点出发,对动词表示的动作或状态的内部过程的考察。动词表示的时间结构分为起点(inception), 终点(termination), 两点间的过程(duration), 以及这一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分点(subinterval)。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在考察动词时间结构的基础上对动词的时间性进行的分类描写。

4.3.1 动词的过程结构及判定标准

动词的过程结构即动词的时间结构,它由四个要素组成,其中,起点、终点和续段(即过程)是主要考察的项,根据起点、终点和续段的有无以及强弱的不同,我们可以给动词的过程结构划分出不同的类型。郭锐(1993)对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进行了探讨,本文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言说类动词的过程结构进行分析。

郭锐(1993)认为,动词作为一个陈述性成分其所指有一个随时间展开的内部过程。这个内部过程包括三个要素:起点(inception, 简称 I), 终点(finish, 简称 F), 续段(duration, 简称 D)。过程结构就是三个要素的组织,一个典型的过程结构可以用图 1 表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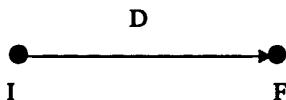


图 1: 动词的典型过程结构

由于并非所有的动词都具有这三个要素,即使具有三个要素的时候其内部也存在一个强弱的问题,由此可以构成不同的过程结构类型。这些结构类型的判断标准是:

- I. 能与什么样的成分组合;
- II. 与这些成分组合后体现什么样的意义。

据此可以定出六条判断标准来确定动词的过程结构,这六条标准是:

1) ~了(I/F): 如果动词能加“了”,而且:(I)表示开始,那么这个动词的过程结构有起点,并且有续段;(II)表示结束,那么这个动词的过程结构有终点。

2) ~时量宾语(I/F): 如果动词能带时量宾语, 而且: (I) 表示动作本身的持续时长, 那么这个动词的过程结构有起点, 有续段, (II) 表示动作结束后经历的时长, 那么这个动词的过程结构有终点。

3) ~着: 如果动词能带“着”, 那么这个动词有续段。如:

4) 在/正在~: 如果动词前面能加时间副词“在”或“正在”, 那么这个动词的过程结构有续段。

5) ~过: 如果动词能带表经历的“过”, 那么这个动词的过程结构有终点。

6) $\phi \sim \phi$ (D): 如果动词不能带以上五种成分, 但可以表示在持续中, 那么这个动词的过程结构有续段。

大部分情况下, 对于某一要素, 可以有不止一条标准与之相关。首先, 只要满足与之相关的任何一条标准, 就表明具备该要素。例如: 如果一个动词满足3)、4)、5)、1) (I) 和2) (II) 中的任何一条, 就表明其过程结构有续段。同时, 对于某要素, 与之相关的标准满足得越多, 则表明该要素越强。

据此, 汉语中动词的过程结构类型可以分为: 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点结构五大类共十个小类。这些动词的小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这个系统的核心是处于系统两个极端的前限结构和后限结构, 以及处于系统中心的双限结构, 其他的过程结构类是三个核心类的过渡类。从语义类型上看, 这三个核心类分别是状态、动作和变化, 整个系统就是一个以动作(具有双限结构)为中心, 向两极(状态和变化)过渡的连续统: 从中心向前, 逐渐带有状态的特征; 从中心向后, 逐渐带有变化的特征。

4.3.2 言说类动词的过程结构

根据郭锐(1993)对汉语动词过程结构的判定标准, 我们首先从句法上考察了言说类动词和这些标准的关系, 并据此分析出了言说类动词的过程结构类型。言说类动词在整个现代汉语动词的结构类型中, 大部分属于处于系统中心的双限结构以及往后逐渐变化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 具体分类如下:

1、双限结构言说类动词 V1

双限结构言说类动词有起点、终点和续段, 其内部由于起点、终点和续段的强弱又可以分为两类 V11 和 V12。

V11 言说类动词符合所有判别标准: “~了(I, F), ~时量(I), ~着, 在

/正在~, ~过。”这类言说动词占有所有言说类动词的主体,符合这些标准的言说类动词主要有“安慰、抱怨、辩论、表达、表示₁、表扬、驳斥、称赞、催₁、答应、打听、道歉、访问、感谢、攻击₂、检讨、交代₂、交涉、解释、介绍₃、警告、控诉、夸奖、骂、埋怨、命令、盘问、批判、批评、评论、请教、请求、请示、劝、劝解、商量、审问、说明₁、谈论、慰问、问₁、协商、叙述、宣传、要求、议论、赞美、责备、招呼、征求、争吵、争论、嘱咐、祝贺、通知、反对、否认、讽刺、奉承、抗议、恐吓、吓唬”等。

V12 言说类动词也符合所有判别标准:“~了(I, F), ~时量(I, F), ~着, 在/正在~, ~过。”只不过和 V1 类相比,其“V+时量”既可以指动作本身的时长,又可以指动作结束后的时长,所以 V2 类的终点增强。符合这些标准的言说类动词有“报告、承认、答复、反映₂、回答、汇报、讲₁、交代₃、介绍₁、说₁、讨论、坦白、提醒、推荐、问₁、宣布”等。

V11 和 V12 起点、终点和续段三个要素都具备,动作性很强,这些动词过去一般被归为动作动词, V12 和 V11 相比终点更强,从 V11 到 V12 呈现一种过程结构的渐变,即:续段逐渐增强(动作性增强),终点逐渐增强。

2、后限结构言说类动词 V2

后限结构的言说类动词只有续段和终点,具体判断标准为:“~了(F), ~时量(F), *~着, 在/正在~, ~过。”符合这些标准的言说类动词有“说服、建议、提议”等。

后限结构的言说类动词都带有变化意义,表示的变化是指动作结束时产生的突变,在突变之前也可以有渐变的续断过程,表现在句法上为可以加“正/正在”。

3、点结构言说类动词 V3

点结构的言说类动词动作开始立即结束,并突变产生一个结果,具体判断标准为:“~了(F), ~时量(F), *~着, *在/正在~, ~过。”符合这些标准的言说类动词有“发表₂、告诉、声明、同意”等。

点结构的言说类动词具有瞬时性和变化性的特点,因此这类言语行为没有时间结构的过程续段,其动作一开始就结束,并产生某种结果。郭锐(1993)认为,虽然我们看不出点结构的起点,但可以认为这类动词的起点与终点重合了。

4、例外的言说类动词 V4

例外的言说类动词有两类，一类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没有续段，这样的言说类动词有“称赞、赞成”等。另一类有起点和终点，但是没有续段或者说续段很弱，这样的言说类动词有“告别、命令”等。

4.3.3 言说类动词的过程结构系统

分析动词的过程结构对认识汉语动词的态 (aspects) 有很重要的作用，邓守信 (1984) 就认为对时间结构的考察有利于了解动词本身的结构，认识动词与其宾语之间的相互影响，明确地掌握汉语的态。

郭锐 (1993) 认为汉语动词所表现出的五大类十个小类的过程结构类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渐变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无限结构和点结构处于系统两端，系统中心为双限结构。从语义类型上看，这三个典型过程结构类分别是状态、动作和变化，戴浩一 (1984) 将动词分为动作 (activity)，状态 (state) 和结果 (result) 也是通过对动词的时间结构考察的基础上的分类，其中的结果 (result) 对应于本文中所说的表变化的动词。这样，整个系统被可以看作一个以动作为中心向两极 (状态和变化) 过渡的连续统。

通过 4.2.2 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言说类动词大部分为双限结构动词，有起点、终点和续段，少部分为后限结构动词和点结构动词。双限结构动词是动作性强的动词，而后限结构和点结构动词则动作性相对减弱，表变化的属性逐渐增强。在整个动词过程结构的连续统中，言说类动词处在由动作向变化过渡的连续统中。我们可用图 2 表示这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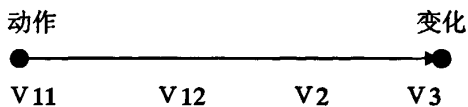


图 2：言说类动词的过程结构连续统和典型类

4.4 结论

言说类动词的句法结构和语义属性之间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其句法结构表现如句式选择要受到语义属性的制约。本章我们就制约言说类动词句法形式的语义角色及语义角色配置、言说类动词对语义论元的选择限制机制、言说类动词的时

间性等语义属性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指出了言说类动词在时间上体现出的由动作向变化过渡的过程结构。另外，言说类动词在空间上由于存在信息的转移，还存在方向性，因此关于言说类动词的方向性分析也将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第五章 言说类动词的语用功能分析

5.1 言说类动词与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

5.1.1 言语行为理论和言语行为动词

言语行为 (Speech act theory) 最初是哲学领域的研究对象, 但这些研究言语行为的哲学家属于日常语言学派, 他们相信研究言语行为可以从日常语言的分析入手, 因此他们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成果又被语言学领域所熟知, 并加以借鉴吸收。特别是语用学领域在语言学界受到关注之后, 言语行为理论也被作为语用学的两大主要理论之一纳入语言学领域, 并用于日常的话语分析。言语行为理论最初是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 (J. L. Austin)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 后来由他的学生塞尔 (J. R. Searle) 继承并加以发展。

奥斯汀接受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关于语言和言语区分的观点, 并把语言纳入到言语行为中加以研究, 强调语言的功能和用法。同时, 他注重研究言语而非语言, 言语现象不仅有语言学和哲学意义, 还具有社会交际和行为规范的意义。所以, 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里, 言语行为不仅是分析语言功能和结构的重要依据, 同时也是分析社会行为规范和习俗的出发点。这些不仅是日常语言哲学的研究内容, 也是语用学所关注和力求解决的问题。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 人类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或其他任何表达手段, 而是完成一定的行为。比如: 陈述、请求、命令、提问、道歉、祝贺等行为。言语行为的特点是说话人通过说一句话或者若干句话来执行一个或者若干个上面列举的行为, 而且这些行为的实现还可能给听者带来某些后果。Austin 认为, 说任何一句话时, 人们同时要完成三种行为: 言内行为 (the 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 (the illocutionary act)、言后行为 (the perlocutionary act)。有的学者把它们称作话语行为 (或说话行为) 即以言指事、语现行动 (或施事行为) 即以言行事、语导行动 (或取效行为) 即以言成事。言内行为是说出词、短语和分句的行为, 它是通过句法、词汇和音位来表达字面意义的行为。言外行为是表达说话者的意图的行为, 它是在说某些话时所实施的行为。言后行为是通过某些话所实施的行为, 或讲某些话所导致的行为, 它是话语所产生的后果或所

引起的变化，它是通过讲某些话所完成的行为。在三种言语行为中，奥斯汀特别关注的是言外行为。奥斯汀之后的言语行为理论也完全侧重于言外行为。所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研究的言语行为实际就是言外行为，言外行为也因此成了言语行为的代名词。

言外行为主要体现在语言结构中的施为句 (performative utterances) 上，施为句 (performative utterances) 和述谓句 (constatory utterances) 相对立，那些在叙述上存在真假值的句子就是述谓句，最常见的述谓句就是陈述句，如：“中国在亚洲。”，“天在下雨”等；最常见的施为句是没有内容上的真假值，而是在表述一个施事行为的句子，如：“我命令你开火！”像“命令”这样的动词，出现在施为句中，表示以言行事的功能，被称为言语行为动词。言语行为动词是奥斯汀区分言语行为的重要依据，奥斯汀认为这些动词可以准确地体现相应的言语行为。因此，他根据言语行为动词归并出了五种施事行为：评判行为类、施权行为类、承诺行为类、表态行为类、论理行为类。但是，他没有指出这五大类代表着人类能通过言语完成的五种基本行为。

塞尔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指出了奥斯汀理论上的六个缺点和不足之处，区分了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指出了完成一系列言语行为所要遵循的制约规则 (regulative rules) 和构成规则 (constitutive rules)。在对待言语行为动词上，他也认为言语行为动词和施事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并在奥斯汀分类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将施事行为归为五类：断言行为 (assertives)、指令行为 (directives)、承诺行为 (commissives)、表态行为 (expressives)、宣告行为 (declarations)，并指出：这五类施事行为是人类用言语所能完成的五种基本行为。

言语行为理论在对言语行为进行分类的时候，其依据很大程度上就是言语行为动词。在这一点上，奥斯汀甚至认为言语行为动词和言语行为之间有着一一对应关系，所以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的分类实际上也就是对言语行为动词的分类。塞尔 (1979) 虽然反对把言语行为的分类和言语行为动词的分类等同起来，但是他也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而且他对言语行为的分类归根结底还是在对言语行为动词的分类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Leech (1983) 也认为，“……当我们在讨论和报导日常会话中的言语行为时，我们往往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言

语行为动词。”¹³纵观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言语行为动词在确定和具体命名言语行为的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5.1.2 言说类动词和言语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

根据以往的对言语行为动词和言语行为关系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二者之间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的。下面我们将对汉语言说类动词和言语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分析：

1、每一类言语行为都以一些特定的言说类动词作为其表现形式。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研究者依据言说类动词对言语行为进行分类、命名和描述上看出来。在言语行为理论中，出现了言语行为动词的施为句是显性施为句，这种句子明确表明了相应的言语行为，因此可以以相应的言语行为动词对其命名。在汉语中，我们同样可以依据言说类动词对言语行为进行分类、命名。

奥斯汀在对言语行为进行分类的时候起初是区分陈事性和施为性的，但是后来他发现陈事性话语也是一种施为性言语行为，因此他修改了两分法，提出将言语行为区分为言内、言外、言后三种。事实上后来的一些研究者都认为显性施为句中的言语行为动词除了具有以言行事的特征外，还具有描述性用法。因此在对汉语中的言说类动词进行考察的时候为了避免这种界限不明的区分，我们采用 Wierzbicka (1987) 的方法，把意义和用法相近的、具有相似的言外之力和言外目的的一些言说类动词进行编组，对应于某一言语行为，这样可以反映出不同的组别之间的区别，并明确同一组言说类动词的语义联系。针对那些可以出现在多个组别中的言说类动词则分别以下标的方式标记，从而把同一个言说类动词不同的意义和用法分割开来。由此我们把言说类动词及对应的言语行为分为 22 类，具体见附表 2。

2、言说类动词构成的言说动词句的语义解释和可接受程度要以言语行为的语义规则为基础。

徐烈炯 (1993) 认为，言说类动词构成的动词句在语义上能否成立要以相应的言语行为的语义理解为依据，而且不管是显性的施为句 (explicit performative) 还是隐性的施为句 (implicit performative) 都要遵从这一规则。塞尔 (1969) 曾以 promise 为例，详细分析了言语行为的结构，言者 S 向听

¹³ 见 Leech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N.Y.: Longman, 第 125 页。

者 H 说了一句话 T, T 必须符合一系列语义规则, 才能看作是 S promise H 做某事 A, 而且他还分析了 T 所要遵循的语义规则。在此, 我们也尝试以“命令”为例, 考察言语行为对言说类动词构成的句子是否成立的语义基础。我们可以根据塞尔的论述将“命令”这一言语行为的语义规则表述如下:

规则一(命题规则): 说了 T 预示 H 将采取行动 A;

规则二: S 希望 H 采取行动 A, 而且 S 相信 H 会采取行动 A;

规则三(预备规则): S 和 H 都了解, 有些情况下 H 未必会采取行动 A;

规则四(诚意规则): H 听从 S 的命令采取行动 A;

规则五(基本规则): S 说了 T 意味着 H 会采取行动 A。

根据规则一, A 必须是未来的行动, 不可以是过去的行动, 因此以下句子不能成立:

(1) *老师命令他已经回来。

这句话不能成立就是因为它违反了命题内容规则。而且根据这条规则, A 一般是 H 的行动, 不能是 S 的行动。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解释当前有争议的空位主语的问题。在语法研究中, 我们看到, 以下两句话的结构相同, 但动词“离开”的主语所指对象不同。

(2) 我命令你_____离开。

(3) 我答应你_____离开。

例(2)中空位主语和主句主语指同一个人, 而例(3)中的空位主语可以和主句主语共指, 也可以和主句宾语共指。这是因为在具体的语言环境——汉语中, 言语行为“答应”的命题内容规则要求既可以是由 S 采取行动, 也可以是由 H 采取行动。这也验证了很多学者所认为的“言语行为的研究要受到具体工作语言中的言语行为动词制约”的观点。

另外, 既然是 H 会采取的行动 A, S 当然知道行动 A 是 H 主观上有能力, 客观上有可能完成的行动, 因此以下句子不能成立:

(4) *我命令你长高。

(5) *我命令你被他打死。

以上两例句子的内容都和命题内容规则相违背。例(4)不能成立是因为能否长高不是个人能够自由控制的, 例(5)不能成立则是因为被动的行为不是本

人自觉的、有意识的行为。

3、言说类动词和言语行为之间存在一定对应关系，但不是必然的一一对应关系。

以上两点中，我们谈到了言说类动词和相应的言语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即言说类动词可以表现相应的言语行为，但是言说类动词并非相应言语行为的唯一表现方式，由于很多时候言语行为是通过隐性施为句来表现的，因此言说类动词并不一定出现。例如：

(6) 向前冲!

(7) 你能关一下窗吗?

例(6)表命令性言语行为，例(7)表请求性言语行为。不过，隐性的或间接性的言语行为往往可以转换成带言说类动词的显性形式。在英语中一般采用奥斯汀提出的“I (thereby) SAVs (you) that S”的形式来明确语句所表达的言语行为和说话者的言外之力，在汉语中，我们也可以用加上相应的言说类动词的形式凸显句子所表示的言语行为。例如，例(6)中的“向前冲!”我们可以改写为“我命令你们向前冲!”来凸显所表示的言语行为。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言说类动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用以实施几个不同的言外行为，表达不止一个言外之力。例如：

(8) 我建议我们现在就走。

(9) 我建议答案在第40页找。

(8)中的“建议”是表指令性的言语行为，而(9)中的“建议”则可以认为是断言性的言语行为。

5.2 言说类动词的篇章控制功能

篇章是指语篇中一个意义上的统一体，它由不同的句子构成，因而大于句子，分析时以句子为单位，句子间多用篇章衔接词衔接以在形式上构成篇章。篇章分析包括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衔接(cohesion)，一个是连贯(coherence)。衔接主要指话语中句子间的联系，它所实现的是语言的表层形式和陈述之间的关系；连贯主要指话语中各成分之间意义上的一种相互协调关系，即交际行为之间的统一关系。构成篇章结构的语法手段很多，在语法研究中进行篇章分析时，我们要尽可能找出构成、控制篇章结构的语法标志，而言说类动词在篇章结构中就

具有这一功能。

刘大为(2004)对言说类动词和意向性动词共同构成、控制篇章结构进行了相关论述,这里,他引进了视域的概念来进行说明,视域可以等同于意向域,它是人类认知里的意向性活动,意向性活动的方式可以是感知性的,如:看见、听见、觉得、感到等;也可以是理智性的,如:认为、相信、知道、希望等;也可以是情感性的,如:害怕、喜欢等。这些意向活动方式在篇章中体现为相应的意向动词,如“看见、觉得、发现”等。而言说类动词的言说内容是来自意向性活动的,在具体的篇章中,表意向性活动的意向动词不出现,只是表意向性活动的句子来充当言说类动词的宾语,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出具体的篇章中言说类动词和这些句子之间是有一个意向动词的,只不过这个意向动词是以零形式的方式存在。例如:

(10)他说,我小时候住在农村,那里到处都是山,自然风光很好。

他说的内容正是他的回忆,所以在理解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在言说动词“说”和意向活动之间加上一个类似“记得”之类的零形式意向动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具体篇章结构中,需要言说类动词和意向动词一起构成、控制一个完整的篇章结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言说类动词可以支配、控制一个篇章结构,它可以和意向动词一起形成篇章结构的语法标志。二者的结合构成一个“动词联”,视域也随之展开,当另一个“动词联”出现的时候,一个篇章结构就结束了。由此可以认为一个言说类动词是一个篇章结构开始的标志,在更加复杂的篇章中,它也可以是篇章分界点的标志。例如:

(11)她告诉人们,她唐敏从未对自己的历史,对以往的文学创作及案件本身改变立场,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是有罪的,当天听审的人们也觉得唐敏这样就被判有罪了,实在是很冤枉的,这差不多就可以等同于历史上的“文字狱”了,其中有些人还说,他们愿意帮助她向庭外她焦急等待的老母亲传个信儿什么的。

由以上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篇章结构不可能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言说者发出,一个言说类动词统制着一个篇章结构。

同时,言说类动词和意向动词联合控制篇章结构都要在第一人称的“主视域”

立场上对复杂的事件内容进行叙述,而这些事件内容进入篇章结构的方式可以有转述和引述两种。意向动词将事件内容纳入所控制的篇章结构的时候只能用转述的方式,而言说类动词则两种方式均可。具体表现在言说类动词中,我们可以用直接引语等同于引述,用间接引语等同于转述。采用直接引语的方式好比站在第一人称的视角将对话进行选择 and 复制,而采用间接引语的方式则需要站在“主视域”的立场上对事件进行重新组织成为言说类动词控制的宾语。例如:

(12)据郭潜 1976 年 8 月 16 日在台北回忆,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太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耻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

上面这段话中,“回忆”的内容是以转述的方式进入主视域的,第二个“说”控制的事件内容也是采用转述的方式,而第三个“说”的内容是采用引述的方式。由此,刘大为认为,任何篇章结构都是在一个第一人称叙述的统制下以转述或引述的方式转入其他视域而构成的。同时,叙述性篇章中转述的方式运用较多(对话除外),论证性篇章则引述的方式比较常用。

另外,在更大的篇章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言说类动词可以在篇章结构里互相嵌套,构成更加复杂的篇章。如前所述,一个言说类动词支配一个篇章结构,但言说类动词之间或者言说类动词和意向动词之间可以相互嵌套,由此使整个篇章结构变得非常复杂。

5.3 言说类动词在标题中的语体和文体标记功能

标题语法是专门研究书面语中文章标题的用词、句法、语义等方面特点的语法研究范畴。在标题语法研究中,标题动词是只用于标题或多用于标题且有特定意义与用法的动词,它是从动词语用功能考察,从语境角度给动词分出的一个次类。尹世超(2001)认为,标题动词和非标题动词相比,具有引人注目的语法、语义、语用特点。由此,我们在对标题动词进行考察后发现,标题动词中有相当一部分动词是言说类动词或由言说类动词构成的短语。

这里我们所说具有标题话语功能的言说类动词是指在书面语语体中,出现在文章标题中,具有一定语用功能的言说类动词。出现在标题中常用的言说类动词有:说、讲、谈、论、评等以及由言说类动词构成的短语如:浅说、略说、评析、

试析、漫谈等,另外,这些言说类动词还常常以重叠形式出现在标题中如:说(一)说、谈(一)谈等。尹世超(2001)将标题中常用的动词短语分为偏正式、联合式、述宾式三种,其中偏正式的是比较能产的一类,能进入这些能产结构如“浅X”、“试X”、“简X”的基本都是言说类动词,然而并非所有的言说类动词都可以进入标题中,标题中常用的言说类动词多为表评价、陈述类的言说动词。这些言说类动词在标题中具有特殊的语用功能,简单来说,标题中的言说类动词增强了标题的可识别性。

标题可以根据是否有标记分为有标记标题和无标记标题。标题动词是有标记标题的一种重要标记,含有标题动词的标题都是可识别标题。同样,言说类动词构成的标题都是可识别标题,这种可识别性可以通过言说类动词体现。在标题中,由于没有篇章中的上下文作为语境,因此言说类动词在标题中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篇章结构的标记。例如:

(13)漫谈三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杨公骥,《新华文摘》总第25期143页)

(14)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意义和四川省在西部地区开发中的作用(周振华,《四川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上述两个标题中的言说类动词或动词短语某类抽象的行为,动作性减弱,作为书面语体的文章名称用词,带有庄重保守的书面语色彩,因此可以说是一种语体标记。另外,标题中后置的“论”、“记”等词,已经虚化为近似后置定位语素,基本上为语用上表示某类篇章文体的标记。

5.4 小结

现代汉语言说类动词和言语行为理论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上看出来。言说类动词和言语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但不是一一对应的,我们的分析从汉语的角度印证了塞尔及以后的言语行为理论研究者的这种看法。另外,最近的一些言语行为理论研究者从篇章分析的角度对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但是关于言语行为动词和篇章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太多论述。这里,我们也只是在刘大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语言说类动词的篇章控制功能做了一些分析。在以后的言说类动词研究中,包括标题在内的篇章功能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结 语

动词研究一直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核心课题,近些年来,动词次范畴的研究更是一步步将其推向深入。现代汉语言说类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次范畴,有许多动词共有的句法、语义属性,不过由于这类动词表示言语行为,因此它又有许多自身特殊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属性。

本文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对现代汉语言说类动词进行定义,并从语义的角度对孟琮等主编的《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中的动词进行筛选,最终确定了95个言说类动词作为研究对象。在分类上,我们以动词所支配的必有语义成分的数量作为分类标准,将言说类动词分为两个大类,然后根据是否用介词结构引进与事成分进行下位分类。

在对言说类动词进行句法描写的时候,我们抓住言说类动词作为动词的主要语法功能和次要语法功能两部分对言说类动词带宾语、补语以及言说类动词做主语、宾语、定语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各类言说动词的句式分布进行了探讨。通过描写我们可以看到,言说类动词的各个句法分布特征与其语义属性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其句式分布、带宾语情况等都受到动词语义属性的制约。

言说类动词所支配的必有语义成分主要有三个:施事、受事、与事,三个语义角色的配置不同会引起句法结构的变化,而且言说类动词对三个语义成分的语义特征也有一定的选择限制。言说类动词在时间性上表现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在动词的结构过程连续统中,言说类动词表现为由动作到变化的过渡。

在语用方面,言说类动词是表现言语行为的重要手段,因此和言语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言语行为表现为一些相对应的言说类动词,言说类动词构成的言说动词句是否成立也要受到言语行为的语义规则限制。言说类动词在篇章中还可以控制一个篇章结构,并且通过言说类动词之间或者和意向动词一起可以嵌套构成更大的篇章结构。在篇章分析中,标题动词中也有一部分言说类动词出现,这部分言说类动词在体现其篇章控制功能的同时,还是篇章的内容、语体信息的标志。

不过,由于作者能力有限,本文只是对现代汉语中的言说类动词做了一个初步的考察,有很多地方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而这些地方正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 1、句法上，对现代汉语言说类动词的前加成分进行详细描写；
- 2、语义上，对言说类动词的语义特征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进一步论述言说类动词的时间结构、空间上的方向性及其事件结构；
- 3、语用上，加强对言说类动词、言语行为理论、篇章三者之间关系的分析；
- 4、在共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个性成员的分析，对言说类动词中出现的部分动词的虚化现象进行深入探讨。

总之，现代汉语言说类动词的研究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而且由于言说类动词目前还处在不断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因而其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索。

参考文献:

- 陈昌来 2002 《现代汉语动词的句法语义属性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
- 戴炜华 1998 《言语行为和事件的跨文化语用研究》，《外国语》第6期。
- 邓守信 1984 《汉语动词的时间结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董秀芳 2004 《汉语的词库与词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段开成 1988 《舍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 范开泰，张亚军 2000 《现代汉语语法分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范晓 2003 《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及其相关问题》，《语言科学》第6期。
- 方梅 2006 《北京话里“说”的语法化》，《中国方言学报》（第一期），北京：商务印书馆。
- 方绪军 2000 《现代汉语实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谷峰 2007 《从言说义动词到语气词——说上古汉语“云”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第3期。
- 顾曰国 1989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诠释与批判》，《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 1994 《John Searle 的言语行为理论：评判与借鉴》，《国外语言学》第3期。
- 1994 《John Searle 的言语行为理论与心智哲学》，《国外语言学》第2期。
- 郭大方 1994 《现代汉语动词分类词典》，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
- 郭锐 1997 《过程和非过程——汉语谓词性成分的两种外在时间类型》，《中国语文》第3期。
- 2001 《汉语词类划分的论证》，《中国语文》第6期。
- 何刚 2002 《情境、意向、表达行为——表达方式探微》，《外国语》第2期。
- 何兆熊 1983 《话语分析综述》，《外国语》第4期。
- 1989 《语用学概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胡明扬 1996 《词类问题考察》，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胡裕树，范晓 1995 《动词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 ，—— 1996 《动词研究综述》，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华劭 1989 《说话人与听话人：从语用角度分析言语行为》，《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
- 黄伯荣 1998 《动词分类和研究文献目录总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姜望琪 2003 《当代语用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蒋勇，苏晓军 2000 《从 Thornbug&Panther 的言语行为借代理论看言语的借代功能》，《外

- 《国语》第4期。
- 李晋霞 2003 《双音动词作定语时“的”隐显的制约条件》，《汉语学习》第1期。
- 李明 2003 《试谈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04 《从言语到言语行为——试谈一类词义演变》，《中国语文》第5期。
- 李临定 1990 《动词分类研究说略》，《中国语文》第4期。
- 廖秋忠 1986 《现代汉语篇章中的连接成分》，《中国语文》第6期。
- 1987 《篇章语言学导论》简介，《国外语言学》第2期。
- 1991 《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林华勇，马喆 2007 《廉江方言言说义动词“讲”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第2期。
- 刘大为 1991 《言语行为与言说动词句》，《汉语学习》第6期。
- 刘大为 2002 《句嵌式递归与动词的控制功能》，《语言研究》第4期。
- 2004 《意向动词、言说动词与篇章的视域》，《修辞学习》第6期。
- 刘月华 1986 《对话中“说”“想”“看”的一种特殊用法》，《中国语文》第3期。
- 刘正光 2000 《评关联理论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批判》，《外国语》第6期。
- 吕叔湘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庆株 2005 《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一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孟琮 1982 《口语中“说”字小集》，《中国语文》第5期。
- 郑怀德 孟庆海 蔡文兰 2005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齐沪扬 2000 《现代汉语短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钱冠连 2001 《语用学：中国的位置在哪里？——国内外语用学选题对比研究》，《外语学刊》第4期。
- 屈承熹 2006 《汉语篇章语法》，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沈家煊 2003 《复句三域“行、知、言”》，《中国语文》第3期。
- 束定芳 1997 《90年代以来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研究：热点与走向》，《外国语》第1期。
- 孙淑芳 2002 《言语行为理论中若干术语的阐释》，《外语学刊》第3期。
- 孙亚，戴凌 2002 《语用失误研究在中国》，《外语与外语教学》第3期。
- 汪维辉 2003 《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中国语文》第4期。
- 王传经 1994 《关于言语行为动词的几个问题》，《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第6期。
- 王云英 2004 《现代汉语问类动词研究》，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文 炼, 胡 附 2000 《词类划分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第 4 期。
- 吴旻瑜 2005 《现代汉语意向性动词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吴为章 1994 《“动词中心说”及其深远影响——〈中国文法要略〉学习札记》,《语言研究》第 1 期。
- 徐 峰 2004 《汉语配价分析与实践——现代汉语三价动词探索》,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徐凤敏 2003 《说说“说一说”》,《克山师专学报》第 2 期。
- 徐烈炯 1993 《言谓行为与行为动词》,《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论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
- 杨成凯 1992 《广义谓词性宾语的类型研究》,《中国语文》第 1 期。
- 杨 清 1989 《言语行为理论浅探》,《外国语》第 6 期。
- 杨永亮, 张 亮 2004 《语言与知关系研究——从柏拉图悖论谈起》,《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5 期。
- 尹世超 1991 《试论粘着动词》,《中国语文》第 6 期。
- 2001 《标题语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002 《动词直接做定语与名词中心语的类》,《语文研究》第 2 期。
- 于国栋 2001 《显性施为句的顺应性解释——理解 Verschueren 的顺应性研究》,《外语学刊》第 1 期。
- 袁毓林 1991 《祈使句式和动词的类》,《中国语文》第 1 期。
- 1998 《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 张 斌 2003 《汉语语法学》,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张伯江 1999 《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中国语文》第 3 期。
- 张言军 2005 《“同意”类动词初探》,《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 6 期。
- 赵元任 2005 《汉语口语语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钟守满 2004 《Tell/inquire (告诉/打听) 等动词的言语信息传递与语义认知结构研究》,《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第 4 期。
- 2004 《VNN 构块式中的言语行为动词语义认知解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 4 期。
- 2005 《“互向类”言语行为动词语义认知解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 3 期。
- 2007 《汉英言语行为动词的对比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 李 萍 2005 《言语行为动词告知关系及其语义认知解释》,《南昌大学学报》第 6 期。

- ，潘艳艳 2005 《order/command/tell 的认知意义与语义解释》，《外语研究》第 5 期。
- ，王 伟 2000 《言语行为动词语义分析及构架》，《外语学刊》第 2 期。
- ，姚明发 2004 《近 50 年来“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反思》，《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第 4 期。
- ，张伟华 2004 《英汉言语行为动词分类及其语义认知解释》，《上饶师院学报》第 5 期。
- 朱德熙 1982 《语法分析和语法体系》，《中国语文》第 1 期。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87 *Literacy and Language Change: The Special Case of Speech Act Verbs*, Interchange, Vol. 18,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Holly Shi 2001 *Promises in Different Cultures*, 《外国语》第 1 期。
- J. A. Austin 200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hn R. Searle 2001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hn R. Searle 2002 *Expression and Meaning :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ech, G.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N.Y. : Longman.
- N. Chomsky 1982 《评斯金纳著〈言语行为〉》(上、中、下)(王宗炎译),《国外语言学》第 2、3、4 期。
- S. C. Levinson 1986 《语用学论题之三: 言语行为》(沈家煊译),《国外语言学》第 4 期。
- Scott Jacobs 1989 *Speech Acts and Arguments, Argumentation 3: 345-365*,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Searle, J. 1969 *Speech A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Tai, James 1984 *Verbs and times in Chinese: Vendler's four categories*. Lexical Semantics.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附录一

言说类动词分类附表

Va

Va1:	道歉	辩论	告别	交涉	争吵	争论				
Va2:	安慰	表扬	驳斥	称赞	催 ₁	反对	讽刺	奉承	否认	感谢
	攻击 ₂	交代 ₂	教训	警告	拒绝	抗议	恐吓	夸奖	骂	埋怨
	命令	批判	批评	评论	劝	劝解	审问	说服	同意	挖苦
	慰问	吓唬	响应	赞成	赞美	责备	招呼	指责	嘱咐	祝贺

Vb

Vb1:	抱怨	表达	表示 ₁	陈述	承认	传达	打听	发表 ₁	反映 ₂	汇报
	检讨	建议	讲 ₁	交代 ₃	解释	介绍 ₁	介绍 ₃	控诉	了解 ₂	强调
	商量	声明	说 ₁	说明 ₁	谈论	坦白	讨论	提议	协商	叙述
	宣布	宣传	议论	征求						
Vb2:	报告	介绍 ₂	盘问	乞求	请教	请求	请示	推荐	问 ₁	
Vb3:	答复	答应	告诉	回答	提醒	通知				

附录二

言说类动词对应的言语行为分类附表

安慰类：安慰、慰问

批评类：教训、批判、批评、评论、责备、指责

否定类：驳斥、反对、否认、拒绝、抗议、

同意类：同意、响应、赞成

表扬类：表扬、称赞、奉承、夸奖、赞美

礼节类：道歉、告别、感谢、祝贺、招呼

发泄类：骂、埋怨、讽刺、攻击₂、挖苦、抱怨

说服类：劝、劝解、说服

命令类：催₁、嘱咐、警告、命令

告诫类：恐吓、吓唬

发布类：表达、表示₁、发表₁、控诉、宣布、宣传、声明、通知

述说类：陈述、传达、告诉、叙述、介绍₁、介绍₂、介绍₃、讲₁、说₁

过错类：承认、解释、检讨、坦白、说明₁、交代₃

疑问类：打听、请教、了解₂、盘问、审问、问₁

建议类：建议、提议、推荐

请求类：乞求、请求、征求

答复类：答复、答应、回答

嘱咐类：交代₂、提醒

交谈类：谈论、讨论

协商类：交涉、商量、协商

争议类：辩论、议论、争论、争吵

上下类：报告、反映₂、请示

后 记

论文写到这里，心里的感受不是片言只语能够说清道明的。论文写作的结束也标志着自己一段人生生涯的结束。而在即将毕业的時刻回首这三年的研究生生活，的确是酸甜苦辣各味俱全。

人生的航标在前行中永远都充满着未知数。在大学三年级之前，我并不能预测自己下一阶段的路会驶向何方。但是，一位老师的一场讲座让我感受到了语言研究的魅力，偏爱文学的我开始准备向语言学研究领域进发。最终进入到对外汉语学院之后，又很有幸拜在齐沪扬教授门下学习，齐老师严谨的作风、高标准的要求让我逐渐进入到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殿堂。在三年的时间里，一面读书学习，一面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活动，同时自己还参加了很多社会实践，在此过程中，对专业知识的学习使自己能更好地进行教学，同时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也使自己的专业钻研更加深入。就这样，我的学习生活、人生阅历一点点充盈起来。

这篇硕士学位论文应该是自己第一次从事如此大篇幅的专业“创作”，所以有诸多的感受。回想写论文的过程中，终日坐卧不宁，“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由于正在实习的过程中，所以可抽出的时间只能在下班以后。这段时间里，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时间的珍贵：晚上匆匆扒一口饭就赶回办公室敲击键盘；深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后还要坐在床头挑灯苦读搜集的资料，希望能对第二天的写作思路有所启发；周末的时候一个人跑到办公室里继续啃论文。在这样煎熬的日子中，我的论文进度开始一天天加快直至出炉。现在自己也感受到不论是所谓的抓住枕上、厕上时间的古训还是今人所谓的“时间就是海绵里的水”的名言都是很有道理的。

论文写到这里，感谢的话语也有很多。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齐沪扬先生。先生不光对我们的学术进行指导，还关心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从毕业论文开题到论文的每一次讨论和修改，齐老师更是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悉心进行指导。在先生身上，我学到的不仅仅是怎样做学问，更让我受用一生的学会如何做人。在此，我要向先生致以最崇高、最诚挚的谢意！

这里，我还要衷心感谢就读期间学院各位任课老师的辛勤栽培。范开泰老师的语法研究相关课程、陈昌来老师的“动词研究”、方绪军老师的“对外汉语词汇研究”、吴为善老师的“认知语言学”和“语法化研究”、张新明老师和王励老师

的对外汉语教学相关课程、吴颖老师的“语义学”课程、王澧华老师的中国文化课程、任海波老师的计算语言学课程等等，这些老师的精彩授课让我对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这个领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还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给了我新的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同时这些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将使我受益终生。

我还要感谢我的同门。我的师兄、师姐在我论文开题和写作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大启发和帮助，特别是邵洪亮、曾传禄两位师兄或者给我相关研究资料，或者帮我的论文框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的师弟、师妹们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也对我有很大帮助。在此也一并致谢。

另外，我还要真心感谢我们 05 级的全体研究生同学，尤其是我的室友和 05 级的同门。进校后我很荣幸和沈敏、李文浩、顾振立成为室友，在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中，我们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上对我进行关心帮助，李文浩还对我的毕业论文写作进行了指导和修改，在此表示感谢。05 级的硕士同门丁薇、蒋叶红、王颖、栗爽等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中也对我有很大帮助，在此也表示感谢。在毕业之际，作为 05 级的硕士研究生班长，唯愿大家有一个好的起点，今后的路越走越宽。

最后，限于本人学识浅陋，专业知识学习还有诸多欠缺，因此论文中会有不少详略失序乃至舛误之处，请各位老师给予批评指正。

蔡俊杰

2008 年 4 月于上海师范大学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烧煮”类动词与中国传统文化》，《修辞学习》2007年第4期